

魏以新譯

德國元帥
封塞克脫著
國防軍

"142

商務印書館發行

複本

[

MG
6516.9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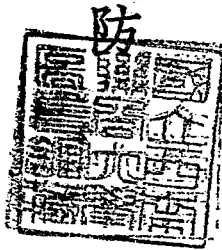
版出子准批部監總練訓

德國元帥
封塞克脫著

國

軍事科學叢書
魏以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軍

Dem Andenken meines Lehrers

Prof. Dr. Wilhelm Othmer

(1882-1934)

紀
念
吾
師
歐
特
曼
教
授

魏
以
新

3031

譯者序言

著者塞克提元帥 (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 於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於什列斯威，一八八五年入普魯士軍隊，一八九九年以上尉入參謀本部，一九一三年爲第三軍團參謀長。歐戰期間，爲十一路軍參謀長（於哥爾力擇·塔爾諾夫 Gorlice-Tarnow 突破俄軍，征加里西亞及波蘭），後任馬肯森 (Mackensen) 集團軍參謀長（略取塞爾維亞），加爾大公集團軍參謀長（征加里西亞及羅馬利亞），約瑟大公集團軍參謀長（防禦七堡 Siebenbruggen），自一九一七年底始，爲土耳其野戰軍參謀長，一九一九年任北方高級司令部參謀長，東方邊疆保衛參謀長及凡爾賽和會委員。一九二〇年卡卜暴動 (Kapp-Putsch) 之後，任陸軍統帥部參謀長，一九二六年以元帥退職。一九三〇至三二三年以德國人民黨代表之資格爲國會議員。塞氏最大貢獻，爲任統帥部參謀長時，創造新國防軍，在凡爾賽指令範圍容許之下，保持

舊軍的傳統精神，使成隨時可以作戰的國家武力。一九三三年會來中國遊歷，氏之著作除本書（一九三三）外，尚有一個軍人的思想（一九二九），國家的將來（一九二九），國防（一九三〇），毛奇——一個典型人物（一九三一），東西兩方中的德國（一九三三）。塞氏以爲將來的軍隊，應爲隨時可以供用，訓練精良的作戰軍隊，盡量由志願的職業兵組成，服役期間較長，同時，大多數能執干戈的男子，只作補充這種作戰軍隊及防衛國土之用。

譯此書時，吾師歐特曼教授（Prof. Dr. Wilhelm Ohmer）曾給予最大之助力，先生得不治之疾，於返德（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之前數日，猶力疾爲我解釋疑難，俾得譯竟，現先生已於本年一月七日在德逝世，此後譯書，再不能得如先生者之指示，追憶先生在時對我的提攜教誨，曷勝悲痛，謹誌於此，以表哀思！

魏以新

一九三四，六，於吳淞。

原序

此書只論德國陸軍的成立與性質，未涉及海軍，海軍當然是國防軍的一部分，其意義不容忽視，但是我要讓給一個適當的人去作。

軍人應有自尊的心情。
不重視這項職務的人，
最好是不幹這件事業。

——席勒爾瓦輪斯丹——

目錄

譯者序言

原序

- 一 德國國防軍的由來……………一
- 二 德國國防軍的發展原則……………一七
- 三 德國國防軍的傳統精神……………二八
- 四 德國國防軍的軍官團……………四一
- 五 德國國防軍的隊伍……………五九
- 六 結論……………九〇

目錄

國防軍

一 德國國防軍的由來

世界大戰使德國崩潰，其發展有一定的原因，其經過似爲命中注定，以致變成了自然現象，其規模之大，結果之宏，均非人力所能支配的。正如自然現象一樣，崩潰有破壞的結果，但同時亦有創造的結果。這個世界轉變後的特色，是不得不去做那復興的任務，從潰壞中發展新的生活方式。火山爆發，改變了山岳形態，但他也留下了別樣的——不過原質仍相等——甚至較好的土地，可以得到新的田園，建造新的住宅。地球不知始於何年，一個時代總是有意识地或無意地與前一個時代相聯接，生存着，並且在同一鄉土上，建造各種形式不同的事物。

那般在凡爾賽會議中，要重新安排大混亂的小人們，並沒有創造世界的聖靈。命運先生召

集他們做整理委員，他們腦筋裏，只是充滿着恐怖，復仇，自私，嫉妬，妄想等觀念；他們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去批評他們行爲的結果，他們只要迅速藏起他們掠得的物件，他們劃了一個狹窄的界限，去實行那需要遠大眼光與哲學的使命。他們不惜用盡方法，去過分壓抑從事新建設的自然力；他們要嘗試着去安排一場大混亂，並要垂諸久遠。現在有十三年了，他們的繼承人，還是站在那個崩壞的國度前，束手無策，那邊產生了與他們意志相違的新生命；他們抱着恐怖和狹隘的心情，監視那從混亂中試求新形式的任何活動。

世界大戰的結果，犧牲了一個最完善最偉大的組織——德國的陸軍。我在這裏不想敘述他的成立與擴張，因爲那樣便成了一部近代德國史。德國陸軍具有一種特點，他與政治的發展極相適應，雖然有幾部份，在一八六六年普奧戰中，也發生自相敵對的事，具有特殊性質，但後來仍變成了爲毛奇個人思想所支配的一個全體中的分子，正如俾斯麥一手造成的，包有二十六邦的統一帝國一樣。戰前深入德國人心，按着計劃發展的秩序觀念與服從觀念，天生的愛國心和隸屬國家的思想，創造了一個適合德國國情與其歷史使命的國民軍。如果協約國要用和約

來摧殘德國第一必須摧殘德國的軍隊。

德國軍隊的優良，可由兩點證明：歐戰開始時，他的攻擊力極強，行動極為敏捷；戰事延長時，他們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去作有組織的抵抗。一九一四年夏季所有最精銳的隊伍，雖因數年作戰的損失與奔波而疲憊，反之，敵人却從美國得到源源不絕的生力軍；舊軍隊的形式，雖然因為內部軟弱與政治變動，以及敵人不斷的壓迫崩壞了；但是他們相信，德國人民——他們方才受過作戰試驗，有極良好的成績——不久就要自覺，從新在舊日精神中武裝反抗起來。所以協約國為預防這件事起見，限制德國新軍人數與服役年度以減少其攻擊力，禁止徵兵制以奪去其防禦力。

這一切似乎都佈置得很好。法國這次受德國攻擊靠着強有力的協約國，幸免於難，現在不怕德國再去攻擊了，德國在政治方面毫無力量，不發生甚麼影響了，並受盡一切壓迫和摧殘，統帥福煦注重解除德國武裝，要把萊茵線做防禦區域，政治家魯易喬治要德國採用雇兵制。這種辦法的結果，他們沒有看到，德國自己也沒有看到。不然，德國代表無論怎樣酷愛和平，反

對軍國主義，絕不至於贊成，且不至於歡迎凡爾賽和約中要消滅德國軍隊的那一條的。因為在這種解除武裝與強迫放棄徵兵制之下，不獨使經濟低落更成了內部分裂與放縱的深刻原因。德國經濟和政治衰落，對於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都有極壞的結果。這是那般在凡爾賽的新人物們，未曾預料到的。

不幸的事件發生了。解除武裝的章程，訂得十二分精密；實行的時候，又抱着極狹隘的官僚主義與公開的殘酷心情。他們照着臆造的表冊，檢算應該毀滅的鎗枝，偪着被壓迫的德國人，把槍枝搬到空場上，一面奏馬賽曲，一面焚燒。如果德國人來訴苦時，他們聳着肩頭，只把和約指給他們看，或從過度嚴厲方面去解釋和約，用更傷顏面的形式去實行，派穿制服的商人，帶着露齒猶笑的黑人到德國去檢查。武器搜得乾乾淨淨，又拿去賣給別國，大賺其錢；但尤其重要的是屠殺好戰精神。動員是禁止了；但尤其重要的是毀滅精神動員的先決條件。試把凡爾賽和約的條文以及對於大學和會社的條文，從頭至尾讀一遍，試想引渡罪犯的名單（按威廉第二及奧登堡均在內）以及強迫承認大戰戎首之責任，就可以明白和約是在向德國精神作戰。誰在戰後

這些年內，警醒地看透了人民心情，就應該承認這種戰鬥不是沒有效果。在戰事痛苦——回想起來沒有甜味的痛苦，與徒然犧牲的印象之下，在物質缺乏，國內抵抗力軟弱的影響之下，那般原來酷愛和平的份子，逐漸得勢，他們利用『民族諒解』狀況，去尋找拯救方法，其實這種狀況只是奴隸投降於強者的勢力而已。所以國內的人準備去實行——其實就是自殺——並援助敵人在政治方面破壞的意志，是可能的事。從前各階級相互的憎惡，以及對於軍人的憎惡，又發生了，他們敵視有紀律的國家自身，並及其最有力的工具——軍隊。所以敵人和國內的努力，於有意或無意之中，互相遇合，不獨要防止舊日軍隊的復興，而且還要阻止人去回想他，更破壞那深入人心的尚武精神。國內外的情形如此，那麼，解除武裝條文的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了。他們不獨要軍人的影子——除殘餘分子外——從社會中消逝，不獨要整個地帶沒有德國自己的軍隊，而且還要藉取消徵兵制的手段，使德國大多數人民，再不受那明白的，普遍而自然的國家思想的教育，與夫愛秩序，守紀律，尚友誼，犧牲自我的習慣。這些結果，是國外敵人所需要的；德國人民中新執政柄的一部份——人並不少——沒有認識這些結果的範圍，或者因為黨派關係，

疏忽了他的意義。我們現在必須說明戰後受凡爾賽和約與威馬爾憲法影響的德國民氣，因為國防軍是在這種狀況之下產生的。

但是雖然如此，德國尚有別種力量存在。協約國要撲滅那使德國強盛，曾抗衆敵的精神，沒有成功。國內外所加於這種人民和軍隊的侮辱實在太大了，不得不喚起一種反響。各方面所有的恫嚇十分明顯，東邊有俄人波蘭人；西方有法人佔據萊茵省侵入魯爾區域。至於國內，那艱難締造的政府，又在共產黨突擊中動盪着。我們除採用武力外，怎樣能够抵禦這些危險呢？從前的軍隊組織已經解散了，於是在祖國困難中新產生的，形式繁多的隊伍，自動組織起來，在優劣不等的司令官之下，担任守衛國境的責任。他們也恢復了國內的秩序，無論政府高興不高興，覺得非接受他們的保護與幫助不可。凡從前軍隊中還願意作戰和犧牲的人，都集合到義勇軍裏面。他們的形式和價值都不同，大半由司令官的人物而定，他們的來源與組織，都有點像中古時代傭兵的性質，若把他們當做一個永久的，新軍的基礎，似乎不甚適宜。他們的不朽貢獻，是在極困難中救出祖國，把這個危險時代的作戰精神，傳給新成立的軍隊。我們不應該撲滅這種義勇軍

的精神，應該革新他們的形式，使他們可以永久存在。有一部分義勇軍，覺得人待他們不公道，忘恩負義，因為在他們盡了本分之後，情勢逐漸鞏固，無需他們幫助的時候，就不要他們存在，不要他們做新軍的負責者。誰覺得這樣，那他就忘記了一個新建築物，必須有安全的基礎，並須照着一定的計劃，才能造成永久住宅，但是在這裏，義勇軍的形式和組成分子都不適宜。現在應該做平時工作，那些在戰後特別時代中，曾光榮地盡了他們義務的人們，並不一定個個人都適宜於這種工作。

在戰事完畢，擾攘平定之後，定了一個新計劃。這計劃是照着所有的任務與所有的人才而決定的，原來就含有過渡性質；但是按照計劃組織新軍時，在可能範圍內，開始就與舊軍的形式和性質相連接。我們應該明白，這種歷史的連接，可以給新軍一個堅固的基礎，更應該知道，舊組織雖然終於崩壞了，但經過了戰事試驗，成績極為優良，可作新軍的模範。

但還有更重要的一件事：無論新軍採取何種形式——這種形式已由協約國規定了——必須由軍官認識他的性質和價值。舊軍軍官團中，有些經過了戰事，尚願服役的人，可以利用。大

多數的人都願陸續服務，所難者，就是從這許多適宜的，願意的人們當中，選出人來。舊軍軍官團都有整齊劃一的思想與教育，訓練與經驗，叫他們去當新軍的軍官團，組織新軍，實在勝任愉快，而且成效卓著了。德國已經有好多事，靠着這個舊軍官團，現在也靠着他們創造了新的武力。他們抱着滿腔無我和忠於職務的觀念去工作，戰勝了國內外所有對於他們的阻礙。一切的光榮——不獨表面的光榮——都沒有了，他們努力工作得不到休息，他們在歐戰四年中，有過超人的成績，但是得不到感謝；從前的軍事思想是以德皇為基礎，使隸屬與服從為當然事件，現在這種基礎沒有了；現狀貧乏，前途渺茫；現在的勤務比戰前加了許多倍；照着毛奇所說的話，除祖國以外，任甚麼都沒有了。但是軍官團仍承應了祖國的呼召。他們不問形式，只問義務。所以他們能够創立國防軍，並保證國防軍的將來與繼續發展，他們藉學說與以身作則的力量，把他們的能力和精，神，傳給後起的軍官和兵士了。

以上這簡單輪廓的描寫，便是建立國防軍時代所處的情勢，與製造該軍的人才。至於新軍應有的形式與多寡，已有凡爾賽的命令代德國決定了。這種形式的組織，編製和武器如何，大家

都已知道，不必在此贅述；我現在只要提出協約各國意志的諸要點，使人注意。和約中所有對於德國的軍事條件——不獨規定實行解除德國武裝，而且也規定德國將來軍備的形式與多寡，——都是在這個原則之下訂的：以解除德國武裝爲解除世界各國武裝的序幕。或許有幾位簽字於和約的人，相信把各國的軍備限制到與德國相等的程度是可以實行的。但是重要的列強，沒有一個肯做實行這個辦法的嘗試。總之，德國可以根據凡爾賽和約，向他國提出解除武裝的要求，當做自己解除武裝的報酬，何況根據國際聯盟規章——這也是和約的一部分，協約國也望德國將來加入國際聯盟——無論何國都有適合該國大小、地勢和特殊情形的軍備的權利呢？因爲軍備的平等，事實上沒有實行，而且是否有去實行這種平等的意志，尙屬疑問，所以對德的軍事和約，只能當做永遠削弱德國的一種辦法。如果我們要正確地評判那些條文和他的結果，這種認識是必須的。所謂以德國爲序幕的軍事組織，絕不是宜於令各國效法的模範，却是各國軍事專家，認爲有害不合實用的一些規則，絕不至於介紹給他們本國去摹做的。雖然他們的意見不一定都對，結果沒有如他們的預期，但他們的惡意却始終沒有變更。總之在軍事和政治

方面，結果都是很厲害的。

和約中最重要最深刻的干涉，是禁止一般兵役義務（徵兵制），要把純粹——雖然是本國國民——傭兵的圖章，蓋在德國新軍身上，強迫德國採用一種與其發展和軍隊歷史不合的軍隊形式。可注意的是法國軍事家最先反對和約中的這些規定，這自然不是寬宥德國，因為他們覺得，一種沒有「一般兵役義務」的軍隊，在現代是不堪設想的事，也是德國絕不能屈伏的事。英國的眼光就深遠了：他的估計正確些，以為德國沒有那麼大的反抗力，且預料德國若無軍國民教育，內部政治便要衰弱。最重要的仍是這種政治思想：他們以為德國戰勝道德崩壞之後，仍可藉兵役義務——即使人數和武器都有限制——組成一種反抗力，去保衛祖國。但是假若如此，則德國將不甚感覺任何恫嚇，更可減少他國對德政治束縛的程度。他們要叫德國沒有防禦，在政治方法上毫無勢力。

禁止各種動員準備與強迫廢除一般兵役義務，有極密切的關係。因為如此，才能防止德國，不能把舊軍剩下的軍官和兵士，做不時補充國防軍之用，再不能把可以當兵的青年，於萬一有

攻擊時，做訓練和使用的基本。此外，協約國更要藉這種辦法，使德國不能從事經濟和工業的準備，這種準備是武力反抗的先決條件，而且世界各國因為歐戰經驗，更大規模地從事於此的。

因此，國防軍沒有任何後盾，不能在危險時期，有計劃地補充。此外，更因為這種辦法，使國防軍在人民中成了一個異物，人民對軍事的外表，精神和歷史都隔絕了；軍官和兵士，一共只有十萬人，在那麼多德國人中算甚麼呢？還有禁止大學，各種學校，會社為任何軍事研究與軍政部聯絡的條文，也含有同樣的意義，反之，在其他各國，如法蘭西，意大利，波蘭，美國，新近却都特別注意青年軍事教育。這些規定，不但要德國軍隊持續衰弱，使少數可以入國防軍的青年，在身體和精神方面，都不能為他將來的軍事職業加以準備，而且還要阻止在上層人民中，養成民軍領袖人才。

這些限制，為全部國防軍問題，為他的訓練與任務，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同時更表示，協約國根本就沒有想到，按照限制德國軍隊的條文，去建立自己的軍隊。

和約中廢除「參謀本部」，禁設一切高等軍事教育機關——除純粹武器學校外——的

這些條文是對德國新軍本質而發的。他們不但要使作戰的直接準備和國境保護遭受打擊，同時還要使軍官的價值降低，禁止他們，或者使他們難於在精神教育及軍事學理方面深造。他們很清楚，知道德國參謀本部，是用整齊劃一，精密詳細的教育，陶鑄軍官和參謀長的處所，是舊軍中反抗力的一部分。參謀本部更於自身範圍以外，使全軍在戰術和戰略問題方面的觀念一致，使巨大隊伍在最高統帥的意志中工作。協約國知道應該做甚麼，想盡種種方法，於可能範圍之內，阻止將來這樣的統一。萬一不能成功，在德國方面產生了一個偉大的軍事天才，至少也找不着訓練好了的，去執行他的理想和計劃的人物。廢除德國參謀本部的名義，同時更消滅他遺傳下來的精神，因為協約國覺得他的力量是一種持續的恐怖。這也是對德國舊軍——協約國怕他，極端佩服他——的精神殲滅戰，他們深刻地指給要明白此事的德國人看：德國的力量何在，希望何在。將敵國給與的這些教訓，拳拳服膺地勿使失去，並持續努力保持那種精神，是德國國防軍的任務。

德國軍隊至多不得過十萬人的規定，目的在使德國繼續居其兵力甚多的鄰邦之下。這個

數目是隨便說的，自然是協約方面應當允許的最低限度。如果他們不以這個規定——據和約所言之目的，在維持內部秩序與服務邊疆——爲可笑，至少在表面上應該說，他們也要以相似的數目爲滿足才好。十萬人不能充分維持國家主權的安全，尤其是在不寧的戰後時代，訂和約的當兒，但這一層不在各國計劃之內，他們本不希望德國迅速穩定。他們覺得德國兵力在維持內部秩序的任務上，愈是分散，愈是當做候補警察爲愈妙，因爲不便共同訓練，可以失掉軍隊的價值。還有可注意的事：國際監察委員會，曾規定德國國防軍的衛戍地點，要一排一排地分佈全國，才與和約所規定的警察目的相符，但是這個解釋，因爲太無道理，太無意義了，沒有見諸實行。

他們讓給國防軍的第二任務——可以說是「服務邊疆」——有意或無意的說得不清楚。那兩種同樣有效的原文——英文和法文——已經就不一致：可以作關吏任務解釋，亦可作軍隊守衛國境解釋。關於守衛國境的事，協約國明明不給德國新界以條約的保障，讓德國自己去抵抗；因爲別國來攻擊，更直接禁止德國去抵抗，未免太不成話了。但在他方面，德國只有十萬兵，根本就談不上以兵力保衛國境，何況西境還有非武裝區域，特以守衛邊境的要塞也撤除了。

西部的要塞都應該消滅，東部應保持原來無防禦的狀態。防禦最受恫嚇的東普魯士，因為他與德國本部分離，尤為困難。

兵數既大受限制，而國防軍服役時間又被定為十二年，更加嚴了限制的程度。因為這樣，不獨使兵士的更動受限制，不能在隊伍外，組成多數受訓練的人員，而且同時更藉過久的服役時間，使軍隊沒有了朝氣，以及有結果的生活。他們盼望德國軍隊成一種性情怪癖，難於待遇，俸給很貴的傭兵，與人民生活相隔閼。這種對於新軍精神的處置，也和對於數量的處置一樣，因此，我們國防軍的任務應該是：數量雖受束縛，但精神絕不可甘受束縛。

還有關於武器的限制。關於可備的武器及其製造，都有限制的章程——等於殲滅德國兵器工業的章程，但最厲害的是禁止製造新式武器：重砲，坦克車和航空兵器。雖然這是很明顯的，他們要降低德國新軍程度，不及具有這種武器的各國軍隊，不但使他不能攻擊，而且使他不能防禦——因為說這種武器是純粹攻擊武器，是後來補上的，一種完全錯誤的思想——但是那章程的意思還要深遠。他們要強迫德國的軍隊，回到久已過去的武器時代的田地，永不進步，蓋

上軍事價值甚少的印章。同時使他們不能利用新時代的工業進步。既不准他們研究兵器的改進，又不准他們研究近代戰術與戰略問題。在作戰勤務中採用摩托（如搬運槍砲彈藥）是軍事發展重要問題之一，但德國只能小規模地在地上採用，在航空方面則完全無份。他們做些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不准德國製造軍用飛機，自己却特別注重這項武器，不斷地求其進步。如果說爆炸機含有攻擊性質，但也應該承認，對他唯一有效的防禦，只有用飛機去迎頭痛擊。禁止一方用這種武器，不獨使他不能攻擊，而且使他不能防禦。所以協約國自始就使德國國防軍，遇到了這種殲滅攻擊的時候，不能保衛國土和人民，因為他們不准採用這唯一有效的防禦武器。這樣，不獨使德國在軍事政治方面，都到了無勢力的田地，而且要叫國防軍向本國人民表示其無力量，不能抵抗，更由此使自己精神頹廢。

最後，還有一條要緊的，關於編製的規定，因為德國沒有權利，自由編製那十萬軍隊。協約國要德國置兩個最高司令，把軍隊編成七師步兵，三師馬兵，這些師團的編成，都有詳細的章程。他們爲甚麼要訂這種詳細章程呢？兩個最高司令的缺點，可以不用說明，即使不妨礙軍事的統一，

至少也要發生困難。步兵師團與騎兵師團的奇異比例，用意有二：第一因為歐戰的經驗，騎兵的效力最少，第二騎兵費用比較昂貴，所以騎兵定得很多。德國既已沒有新式武器，為甚麼還要定這不直接違背現代經驗的，編製師團的章程呢？原來這被允許的按作戰編成的少數師團，沒有多大的危險，危險只在德國於允許的數目之內，用軍官和兵卒，創造將來國民軍的一個幹部。十個武裝不全的師團，在歐洲戰事中，得不到舉足重輕的地位；但是如果同樣多的將官和兵卒，雖然不能組成一個攻擊力量，但或者可使一個民族起來反抗，防止這種反抗，便是強迫德國的軍事條款的目的。

如果我們要了解創造國防軍時所有的條件，不獨要明白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物質大要，還要明白他的意義。雖然那些惡意不會到處完全實施出來，而且在惡意中還藏着一點力量：「本欲害之，適以成之。」但是這些規定，現在還是很沉重地壓着德國軍隊和全體人民。

一 德國國防軍的發展原則

我們在前章中敘述了建立國防軍時所有的條件，由那種條件，自然產生了工作的原則。

第一個任務，是要從被壓迫的情況中，發展最善的可能，不要遵照凡爾賽命令的意旨，要自覺地去努力，雖然受着強迫條款的限制，但要盡量排除那些條款中所含的毒素，這樣，自然不能做甚麼極完善的事，也不能做適合我們希望和需要的事，但是要作點可以生存，尤其是可以發展的事。因此，在組織新軍時，有兩件事應該注意：第一，應該儘速成立一個內部充實，能够自己發展的組織，並可在規定範圍之內，擔任國家的事業，但是第二，這種組織本身應具有新發展的萌芽。我們雖然用盡全力求新軍內部——他的外形已有人規定了——的完善，但不可存這種觀念：說這個軍隊是德國理想的軍隊。他應該是個隨時可以供用的精銳工具，但也應該知道，他是一個過渡現象，是到完成路上的一個階段。他應該是個可住的，好住的建築物，在奠基的時候，應

該準備將來可以翻造，加造，擴大，補充。所有的困難是一面要叫在國防軍中的日常工作的結果與所創造的狀態，達到心滿意足的程度，一面又要覺得自己不充分，努力求其至善。

表面看來，這兩個任務和目的，似乎是矛盾的；其實受外界壓迫而產生的弱點，只有靠內部價值極高的成績才能減輕，才能創造直接可以使用的事物。但同時，只有在這種價值甚高的材料裏面，才找得着為將來發展的幹部與萌芽。

在一切軍隊改組時，都有這種危險：把暫時狀況當做永久狀況，忘記了這種組織是有生命的，其形式和精神都應該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軍隊的組織原來就含着一種明顯的守舊性，這也有一定的理由：他們多根據可以證明和業已證明為好的經驗，由經驗變為一種傳統精神（Tradition）。日常工作要安靜與有恆，才能順利進行使自己滿意。革新大都缺少可以實用的確證，外國的典型，不一定都可作為證據。改革的建議多半含有革命的色彩，決定用未曾試驗的新制度，去替代已經證明為好的舊制度，是很困難的事。又變種的守舊思想——因心裏舒服拒絕革新事業——也佔一點勢力。所以軍隊組織總是易於常存的，通常必須有了痛苦的經驗，才能

證明他的腐敗這種發展的例證在戰術史上不勝枚舉。如果歐戰時的德國軍隊沒有屈伏於這種過度守舊的命運，在形式與精神的各種重要問題上都與時代相合，那便是他們內部生命力的一個符號。這種力量可以允許他們從新經驗中得到合乎時代要求的決定，消除並更改已經證明爲腐敗的事物。協約國不准他們這樣辦；不過他們不一定要保持那舊形式，但是一有機會要把舊精神灌注到新形式裏面去。

實行這種改造，定要遇到困難和齟齬，應該造新房子的人，雖然有人從各方面掣他的肘，但是他可以放心地做，不必保存已有的形式。敵人把舊軍的形式毀壞了，比任何改組委員會辦得都要澈底。在規定範圍之內，可以，也應該產生一種全新的制度。把舊制的長處灌輸到新制裏面，同時更要創一種合乎時代與將來可以發展的組織，是國防軍的第二個『二重任務。』

德國受着限制，只有服役期間甚長，數目甚小的傭兵。這種傭兵，看起來是完全違背時代進展與現代作戰原理的。但亦並非全新事故，過去和現在均有成例可援。這種制度，或許在將來還有一點意義嗎？協約各國不會想到把這當做未來時期的理想模範，是不問可知的。軍備的進化，已

經超過了這種形式，但是如果我們過細看看，或許這也是一個循環運動。從前各個民族也曾互相對峙，每個可執干戈的男子都是戰士，或者保護院宅，或者掠奪新的鄉土。後來經過許多變化，才創設職業兵，傭兵，直到各國衝突增多時，仍採用全部民力，以國民軍代替職業兵。現在還有兩個強大的國度，英國和美國，採用長期服役的傭兵，兩國都有其特別情形（英爲島國，美則地區遼遠），但除平時軍隊外，更有大規模的保護與補充準備；最後，他們同時又都是海軍極強的國度。這制度所以爲德國的致命傷，是由於除職業兵外，不准他用民力作保護國境的準備。

創造國防軍的時候，正是可以利用歐戰經驗，從經驗得到教訓的時候。歐戰使下列作戰原則發展到最高點：不獨把交戰各國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拿來做直接服役之用，並且把每個可以服役的男子武裝起來，加以訓練，在戰鬥時供用。所以戰士的數目再也不能增加了，至少在歐洲各民族中是如此。在將來戰爭中，還可多多使用他，只有隸屬各國的有色人種，但這也有限制（如是否有許多船隻運輸，是否有許多機會去訓練），何況採用這種辦法，還有危險存乎其中呢？所以我們很可以說「集團使用」已經達到了極點；一般兵役義務的結果，幾乎盡其所有，毫

無餘裕了。雖然如此，就軍事和政治立場看來，結果仍不一定令人滿意。較大的集團終於壓殺了較小的集團；但是費了時間，費了為協約各國也是致命傷的人力。這次戰爭德國也只有疲憊的結果，並無被殲滅的結果。軍隊的資料並不因人數增多而加善。集團防礙運動性，以一人的意志去統率廣大集團，困難不知增加幾多倍。想迅速決戰的假設，就要付之缺如了。集團的人不獨要與相等的人對抗，還要與集團的物質（武器）對抗，在這種集團戰鬥中，物質集團總是多佔勝利。集團的士兵愈增加，集團的武器愈顯着優勢，因為供武器犧牲的人愈多。此外，武器的增加，不若士兵增加之有限制。與學術連絡的工業，常是創造新的武器，其發達的結果不可預知。將來若有形式相等的戰爭，則士兵與武器相差的程度，還要顯得厲害。空中戰最大的目標便是人堆。

知道了這，似乎自然要發生一個問題：一向重視人多是對的嗎？「上帝總是幫助較大軍隊」的口號，已經擾亂了許多人的腦筋。我們應該查查，說這句的人，是否只要兵的量多，不要他的質精。價值甚高的軍隊，不是可以用魔法喚得出來的，就是拿破崙的新禁衛軍，也比不上他的舊禁衛軍的戰鬥價值。所以軍隊的價值，不能同他的數量同時無限制地增高。利用全部民力成立集

團軍隊，只有縮短訓練時間，不講究技術的精良，才能辦到。歐戰以前，人以爲只要兵多，訓練可以稍減，現在有許多國家，雖然有了四年作戰的經驗，還是如此。據說只須武器多，以及武器逐漸的精良，自然有高大的效力，可以抵銷士兵訓練的弱點。關於此點，我們以爲在這種常有的物與人的競爭中，不可徒重數量的增加，一面應使兵器品質優良，一面尤應使兵士的能力盡量增加。士兵能力的增加，只有用精密的教育與訓練方能達到，是證實了的事。所謂士兵能力的增加，不獨指應受純粹軍事以及軍事工業的訓練——現代應用之武器，如重砲，飛機，機構均異常複雜，必須經過科學訓練，方能使用——還要受養成軍人獨立人格的教育，只有賦獨立人格的士兵，才經得起現代武器戰爭的印象，炸彈爆而不逃，大砲轟而不懼。

如果我們仔細看了上面的文字，就可以得到關於『一般兵役義務』(Wehrpflicht)的一個新觀念。我們不要在這裏提『一般服役義務』(Dienstpflicht)。所謂一般服役義務，就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在戰爭或準備戰爭期中，將他本人獻給國家使用。怎樣用他，由國家規定；一般服役義務包括兵役義務——以武器服役——及關於作戰的各種工作義務。除本身服役外，將

財產交與國家，亦爲作戰義務之一種。這兩種行動均須在平時準備。因爲照現代原理準備戰爭，比從前要繁難得多，至於一般兵役義務就不同了。直到現在，一般兵役義務的原理，是要在常備軍中，於一定服役期間內，訓練一切能執武器的男性公民，以後在預備軍，後備軍各年度內，更加以良好之練習，得到一個整齊劃一，訓練完善可用的軍隊——依年齡能作戰的人組織而成。爲要用數字說明這種原理，我們可以假定二十至四十歲的人是能當兵的。如果一個國家每年使三十萬青年，受初度軍事訓練，則二十年內，能戰的男子應達六百萬，除死亡疾病者外，大約有五百萬人。把這大一個軍隊訓練得極好——合乎現代戰爭的要求——而且永不退步，是不可能的事，同樣，不斷地爲他們預備清一色的現代武器，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對於品質的要求不得降低，自然產生上述的結果。但是因爲如是，就決定放棄一般兵役義務，也是荒謬絕倫的事。兵役義務爲一般服役義務的一部分，這種原理應該保存；因爲在祖國戰爭期間，受訓練與受調度，不獨是每個能執武器的男子的義務，也是他們的權利，這種觀念是公民教育的最重要的部分。一般兵役義務問題，不僅對軍事與外交，對於內政尤有特別影響。大部分有工作能力的人民都

變成了軍隊，這軍隊的價值，與人民所受的國家政治教育和思想有密切關係，因為他是人民的忠實肖像。一九一四年的德國軍隊便是最好的佐證。當一九一八年，德國人民因受戰事犧牲與痛苦而崩潰時，也連累軍隊衰弱，國家思想也因國家秩序的紊亂大受損害。爲要重新建立這兩件事，逐漸恢復一般兵役義務實爲最好的方法，用這種訓練，可以得到國家思想，秩序與紀律。協約國禁止德國這樣辦，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都有巨大的損害，影響於今日甚厲。以武裝訓練一切可用的分子，自然免不了叫那些不適宜的，反對政府的人物，去擔任與他們政治思想相矛盾的工作。但是在國家思想動搖的時代，惟有實施一般兵役義務，才是鞏固國家思想的方法。自願放棄一般兵役義務，從政治和軍事方面說，都是不可能的；我們雖然極重視人的能力，但也不得輕視人的數量。

我們觀察一般兵役義務的事件，考慮利用因一般兵役義務而成的民軍時，還有一個新問題，德國應該特別注意。創立一個現代的軍隊應該把他練成極強的，適合一切戰鬥形式——攻擊與防禦——的工具。這就是說，要一個民族準備去攻擊別人，同樣，又要防禦別人來攻擊。誰做

攻擊者，誰做防禦者，由政治家來決定。德國雖然篤守和平政策，但受着軍事和地理形勢的壓迫，不得不附和這種思想。歐戰以後，曾有國度試過，要取消攻擊戰，特別注重安全保障。所以一個國度的軍備，至少在學理上，只含有防禦性質。現在德國全部的政治目標，與戰前比較起來，更沒有攻擊思想，但是因為他的地勢大半還是照舊——東境的情形更要加壞——法波可以隨時夾擊，故不得不十分注意軍事的安全。如果我們想到這一層，那建立在一般兵役義務上的民軍，就有另外一種價值了。一般兵役義務在倫理和教育上的意義，還是一樣，但軍事的要求却可以減低，如果民軍的任務只是純粹防禦的話。這樣因大集團的運動與統率而發生的疑問，以及訓練大集團，使成最精的攻擊戰士而有的困難，都可以沒有了。最後，因為不用為數百萬的軍隊預備新式攻擊武器，還可減少巨大的費用。

雖然國防軍的本身組織，與一般兵役義務有直接的衝突，但是他們心中，無時無刻，不深信這種制度的需要。國防軍的形式，只是在表面上，與現代理想民軍的原理有牴觸。僅僅為創造純粹防禦軍的目的，而採用一般兵役義務，即瑞士之徵兵制，不敷德國所需要的安全。因為配備這

種民軍，輸送到受危險的地帶，需要相當時間，敵人已來攻擊不可挽救了。爲要直接防禦起見，德國需要一個隨時可以作戰的軍隊，先去抵抗敵人的攻擊，以便爲民軍預備時間和機會，使之發生效力。這種掩護軍隊的訓練、武裝和運動，應該適合最高度的要求。爲要達到這種目的，必須用職業軍去組成。他的數量可受限制，但只要他的價值可以去抵銷那種限制。他對外來敵人的襲擊，要直接給民族以所要求的安全，更給政府以自由，使不受國外及國內叛徒的政治壓迫。這種常備軍的存在，便是國家權力的基礎；他所受的教育，都是牢不可破的國家思想，不致爲國內政治潮流所動搖。他們在戰術方面爲學術的深造，更參與戰爭工業的發展。在國防軍中預備民軍，保衛國土，更預備使用國內一切經濟的力量。國防軍應該領導並監督青年軍事教育，逐漸養成民軍的領袖團。直接附屬於國防軍的應有軍事學校，有逐年更換的現役軍的幹部。

如果我們明白了在包括全部民族的防禦組織之內，一個常備職業軍的任務，就可以知道德國國防軍離這種將來的理想雖然很遠，尤其是民軍的開端，尙付缺如，但是照他的組織和特性看，他是在上述的發展武力的道路上。如果我們要得一個民軍，只有靠着一個常備軍才能使之產生常備軍猶如一個堅固的核心，必須在民軍以前組織。雖然在這種形式與各種限制之下組織國防軍，失去了許多可利用的時間，不能使德國武備有健全的必需的發展；但是至少沒有

之產生常備軍猶如一個堅固的核心，必須在民軍以前組織。雖然在這種形式與各種限制之下，組織國防軍，失去了許多可利用的時間，不能使德國武備有健全的必需的發展；但是至少沒有走錯方向，沒有浪費力量。如果我們贊同國防軍有下列兩種任務——在數量和力量容許範圍之內，做國家對外對內的工具，同時要組成將來發展的核心，——那我們就應該承認，對於國防軍內部價值的要點，以愈高為愈妙。為要完全履行他自己的任務，還缺少些甚麼，他自己非常明白，而且他焦急地盼望使他們自由發展的那一刹那的來到。無論給他甚麼使命，走甚麼道路，他即知道自己有力量，去適合人們對他的要求。

三 德國國防軍的傳統精神

軍事的守舊性，我們已經在別處說過了。他大半受着歷史的限制。世界史的表面現象，大半都是戰爭史，直到現在，沒有一本時髦歷史書，能把戰爭摒除於民族發展之外，說戰爭與靖和在世界大事中沒有重要地位。地球表面上的大變動，地理和氣候的更改，經濟和文化的潮流，在人類史上自然有重大的影響，但他們都不與某某一定的人物有關係，顯現得不十分清楚，也不像戰事一樣遺流許多人類的紀念。此外，一切戰爭的大綱和條件都有若干相似之處，雖然經過數百年，但其中仍有不斷的關係。因為無論那次戰爭，都和別一次戰爭的經驗相連接。武器和作戰形式，都是不斷更改的，但是人——作戰者——的優點和劣點，英勇和死亡，還是相同。勝則光輝四射，敗則大半與民族俱亡。於是發生關於事業與人物的傳說；詩歌就來保存這兩種紀念。不獨那浪漫的英雄氣概，常是得着紀念，還有一種自然的感謝心情，用名譽去褒獎那種事業和犧牲。這種名譽從前只是屬於某某個人以後有了常備軍時逐漸變為參與該項偉大事業的某某隊伍的所有物，在旗幟上，徽章上，名稱上，尤其在自負的心情中，一代一代地都被紀念着。

這種名譽從前只是屬於某某個人以後有了常備軍時逐漸變為參與該項偉大事業的某某隊伍的所有物，在旗幟上，徽章上，名稱上，尤其在自負的心情中，一代一代地都被紀念着。

同享歷史大名以及因而出人頭地的心思，對於一個隊伍的價值，有不可否認的大影響。這種認識使各國軍隊都培養一種傳統精神，即衣服等亦保持不變。誰不懂軍人精神的特徵，就要把這種外觀當做遊戲，不能明瞭他的深刻意義。席勒爾（Schiller）說：「軍人應有自尊的心情，這種內心的感覺，也要表現出來。一種制服已經有明顯的價值和意義，或含有歷史紀念，或者因為制服的特徵，使某某部分，組成新的歷史，新的傳統精神。穿着制服的人，可以與平民分開，表示其為有特殊任務的階級分子，更逼他自己要有相當的成績和態度。軍人應該以他的制服自豪，如果他不以制服為特別，較普通人所穿的衣服為好，他就不重視制服和他自己了。憎惡或了解軍人的人，以為這種自豪是驕傲，是誇大。其實自尊與自重，並不一定是輕視別人，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也是一種容易去掉的毛病。如果誇大——一種普遍的人類性情和小過——實在能有好結果，也未嘗不可以容忍，未嘗不可以微笑去究正。制服還有他種特色，最大的是有助於戰

友的情分。『同樣的兄弟，同樣的帽子，』這句俗話頗有深刻的意思。『你們幾百萬人皆被保護』的世界大同主義，不是人的事，殊屬難於實行；人類的感情必須寄託於一個界限較小的團體；他在本民族中，同行中，尋找與他思想同，目的同，任務相同的人，互相團結，軍人在他本軍，本團，本連，尋找與他相同的人，互相團結。他們用表面上的徽章，表示內心的團結。在小範圍內發展的戰友情分，傳播到較大的範圍。一連一連地各自團結，互相競爭，推而至於一營，一團，莫不如是。德國人民認識制服的價值如何深刻，愛他的心思如何廣大，可拿戰後義勇軍來做佐證，他們的團結和特殊地位，都是用制服表明的。雖然有人嘲笑講究制服和喜歡徽章，是軍人遊戲，但是在這種傾向裏却有個很大的價值。未曾滿足的武裝願望，却可在喜愛制服與進軍曲中表示出來。原來鼓勵人民，也是不可少的事。

國防軍的制服問題比較簡單。各國軍隊制服的歷史，是極有興味的事；他含有許多歷史的，文化的和美術的原素，最後以工業進步和武器效力來決定。男子穿着最華美的衣服，去迎接死神，是上古時代的人的希望，因其適足爲子彈之目標，故華麗裝飾的範圍愈縮愈小，但是在可能

範圍內，仍保存那光榮的過去的紀念。歐戰以前，平時所穿的制服，還顯明地指示這種來源，但是各國都把作戰時要穿的制服預備好了，爲合於實用起見，一點光彩都不要。灰色制服因爲歐戰關係，成了軍事大業——超過從前一切歷史的大業——的象徵，成了一種新傳統精神的開始，成了永遠不能消滅的名譽軍服。如果從前的軍隊，在歐戰中沒有崩潰，也是要保存灰色制服的，或許要加上紀念舊日制服的徽章與特別形式。一種平時特別制服的問題，不只是錢的問題。許多事都主張，制服應有個適意華美的外觀，使合於自古以來的軍事性質，使人——特別是青年人——對於特殊的合身的制服，起一種喜悅之心。五光十色，賞心悅目，雖然是表面的事，但是要叫一個隊伍爲民衆所認識，所愛慕，却是不應輕視的方法。此外，一種珍奇的衣服，還要叫穿的人特別留心愛惜，因而影響他的秩序觀念。最後，一種平時制服可以與往日紀念相連絡；各部軍隊的分別與特殊標識，可以藉制服顯示出來，因而遺傳下去，影響該軍隊的精神。但是平時制服的形式，也不可與戰時制服相去太遠。不然，兵士就不以戰衣爲他最高無上的名譽服了。戰時制服，大致是固定不變的，一切均以實用爲主；顏色須盡量地在野外不能識別，形式須不妨礙運動，實

料須受得起日晒夜露，經久不壞，裝備須使戰士能攜必需品。據作戰經驗，士兵種類須在遠處不能識別，但特別符號却須一看即知。階級符號亦然。

國防軍的制服便是根據上述一切情形而成。國防軍成立時代，德國情勢甚為嚴重，故制服不得不力求簡單。國家和個人費用，都不得超出必需限度以外。最先要注意，從雜亂無章中恢復表面的一致。我們希望國防軍是整個統一的东西，故不得不限制各種特殊性質事件。在義勇軍時代，有各種各樣的衣服和徽章，因為那可以令人想到英雄行為與良好戰友的情分，故為各軍隊所愛。這種特殊物件，不能在新軍中採用，當做固定的制服。我們應該把世界大戰中遺留下來的東西，在新制服中保存着。所以舊軍中只有少數有特別歷史價值，無礙統一的符號，可以在新軍中採用。以後到原料較豐時，才改良衣服的質料，又到後來，才注意模樣與合式，以及採用幾個被人心愛，無礙全體的特點，以提高對於制服的歡欣。在這裏應該注意，第一從前那種好看的「燦爛軍服」變成很不顯明的灰色軍服，第二，軍人穿着這種衣服以自豪，不只兩年，却有十二年之久，應該叫他覺得一年比一年好看，因為這種思想，於是有許多更改和裝飾，在更改和裝飾

時，一面固注意經費的增加，但一面尤注意便於作戰，有教育價值和傳統精神等重要事項。

創立國防軍時，還有一項可算傳統精神的特徵，在制服中表現出來，雖不十分重要，但亦堪令人注意。德國舊軍係由各邦軍隊組合而成，在國防軍中應該留個紀念，並且要表現在外面。這種思想並無妨於軍隊的統一；因為灰色制服，已足表示內部的團結一致。所以表示各族軍隊的標號，對於全體觀念並沒有影響，仍可得到紀念過去的目的。但這不過是那種意義的一小部份，他們於軍隊通用的總號（陸軍第幾團）之外，更有特種稱謂，如普魯士第幾團，巴威路第幾團等。正如統一的德國，由各邦組成一樣，國防軍亦由各族人民組織而成，全體是由總合各部，不是由磨去各部特徵，得到他的力量的。戰前五十年內，德國軍事組織的發展，傾向於持續的整齊劃一，歐戰期間，更在這條路上繼續自然發展，戰後組織的新軍，因受環境壓迫與條約束縛，不得不給這種發展一個結束。德國能有的軍額極少，絕對不容具有特殊生活的各部分分離，是很明白的，又如果要建立新鮮的，有生命的東西，只有聚集一切力量，才能達到目的，也是無容疑的。德國自巴黎和會後，久為軍備平等而奮鬥，現在尤甚於前。這種奮鬥如果沒有一定的立腳點，那能有

成功的希望呢？在大總統指揮之下的軍隊統一，正和與軍隊有密切關係的外交統一一樣，是德國存在的先決條件，在今天，國防軍可以被看做使德國統一的有力工具之一。但必須沒有妨礙他的限制，他才能够發展，能够在和約允許的運動範圍與生活範圍之內，儘量應用，國防軍在這種統一的基礎上，可以顧慮到國內各族的自己利益。如果我們承認歷史傳統精神對於一個軍隊的內部價值，有強烈的影響，同樣，也應該承認同族感覺的勢力。這兩項事差不多常是一樣的；因為後人所心慕的功業，是在各邦諸侯與各邦旗幟引導之下掙得的，而且從前各團——現在各團要去繼承他們——的歷史和勝敗，都與他們本邦的歷史有密切關係。如果我們承認凡爾賽和約對德的軍事強迫條件，是要給德國一種與人民生疎，沒有基本的傭兵，就應該抵抗這種思想，而且只有使軍隊在他本族中有堅固的基礎方能實現。如果軍隊的堅強與價值，能因此直接增加，那末把國防軍當做將來民軍的核心和幹部，尤有價值。種族同，風俗同，語言同，趣味同，使人團結的力量，比同樣制服和冷酷號碼的力量大，可以促進小團體內的一致感覺，對於隊伍精神極為重要。兵士不應該因為長期服役時間與家鄉隔闕。從前服役的時間很短，叫兵士認識

別的地方別的風俗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很好的事因爲如此可以得到國家和軍隊的一致與夫形形色色的觀念，但是現在要保存軍隊同他本族間的密切關係了。我們有許多方法，使全體一致——大體上的整齊劃一。

德國能有的軍隊數量如此之少，要使人民時常看見他們持續不忘，是極困難的事。危險的是，廣大的羣衆簡直不知道國防軍的存在與性質，或者把他當做一件外來的新東西而拒絕他。許多傾心於舊軍隊的人，都反對新組織，因爲新組織不能適於他們的回憶與思想。公開的敵意是比較容易戰勝的，但是國防軍在成立的初年，不知費了許多氣力，與那般固執成見，自以爲百事通，但是毫無智識冥頑不靈的人們作殊死戰！這項事所以成功，應該歸功於德人在軍隊中開始又看見了「他們自己的團」，那團說他們的話，與他們的血統相同。這樣喚醒了舊的回憶，如果他們認到在新制服中的生活同從前一樣，青年人努力與老年人做同樣的工作，那他們又要愛軍隊，又要以本鄉軍隊自豪了。然後市民與農民，就要嘆息國防軍太少，不能爲他兒子找個地位，叫他穿着灰色制服，同從前他自己穿着別種制服時一樣。

這種氣象的復活，對於國防軍有極重大的意義，國防軍因此得到自願來補充的人，因為戰後經濟衰落關係——現在仍然——報名入伍的人常是供過於求，但是我們不能把軍隊當做失業救濟所，我們只能用那般不但具有適宜身體，而且對於當兵一事具有熱誠的人。國防軍只有用極優秀的分子，才能實行他的巨大任務，為要極優秀分子，必須於民衆心中有個基礎，此又非保存種族與鄉土情感不為功。如果以後，能夠開始實行那無時或忘的任務——由國防軍或在國防軍之外創造民軍——那人民就一定知道，他們有了幹部和領袖，這些領袖，不但在事實上能夠勝任愉快，而且與那些將歸他指揮的人，還有種親密關係。

在舊軍裏有些部隊，幾世都由同一家庭的人，自願報名服役；有些團不用招募新兵，因為小團體內自願報名的人非常的多。在國防軍初成立的時候，不能顧到這種傳統精神和鄉土關係，只能盼望將來去創造。兵數的限制，各種純粹軍事的關係，都不一定容許這種駐紮本地希望，正如從前一樣，許多有價值的聯絡，因為種種關係，不得不折斷，其實於軍隊並沒有好處，亦且為他們所不樂受。

如果我們要爲新軍得到舊軍在歷史上以及鄉土關係上所有的價值，必須要找個別的方法，使這種內部關係得以表現於外。這種方法是要預備繼承的軍隊。他的目的很簡單明瞭：在舊軍隊當中建立一種內部聯絡，再按照計畫，給以外表的規定。這種思想有事實做根據，因爲有好多地方的聯絡在表面上並不會中斷。與新組成的義勇軍並存的，還有用原來名字的舊軍分子，在戰後頭幾年曾用他們保護邊疆，平定內亂。他們散佈在國防軍內，雖然沒有保存原來的名字，但內部關係與傳統精神却依然存在。此外，在沒有這種直接關係存在的地方，我們要指定新軍隊去繼承某某舊團體，再找那舊團體的剩餘分子與新軍隊聯絡，使他們在新軍隊中保存他們的歷史，找着已失掉了的軍事故鄉的代替所。這種辦法最先遇着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人們看到要叫新軍隊回憶舊軍隊——他的歷史基礎在於皇室的傳統思想——不覺要懷疑起來。我們不可要求那般不懂軍事思想的人，明瞭這種辦法的深刻意義；他們覺得這是強迫他們與舊軍連合，一面可笑，一面可疑，外國人怕德國又要預備一個恢復舊軍的幹部。我們在指定某軍隊繼承從前某軍隊時，除容納舊軍隊的剩餘分子外——尤其是要帶舊軍隊到新軍裏去的軍官

更努力使本地的紀念在新軍隊中復活。這個辦法大致可算成功，且有利益。至於許多地方未能實行，只在紙上寫着，那是可以預見的事。如果到處都要完全實行，那舊軍實在太大，國防軍比較起來未免太小了。許多舊軍隊的人散佈得太遠，不能與新指定的軍隊聯絡。有些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有些因為老軍人缺乏智識，沒有善意去實行，但就大體而言，可算得到了一個對於新舊軍人都有利益的結果。老兵會與繼承「連」等的聯絡，可以證明我的話不錯。國防軍愈表現得好，老軍人也愈逐漸習慣，看到少年人是可敬的繼承者，那這種聯合就越發親熱。表面的長處是雙方都有的；老軍人藉少年軍人能與新時代的聯合，得到一個培養他們自己回憶的場所，一個他們相信的團體，可以在那團體中，傳播他們的經驗與意見；少年軍人所有的長處，是得到老軍隊剩下的許多物品，可以裝飾他們的軍營和住室，令人高興。有些地方，老軍官團決意把他們俱樂部的貴重物品，交與新軍官團，雙方尤為愉快；一方面把他們所心愛的，可紀念的物品，託給適當的人保存，仍與原有宗旨相合，一方面得到了一個非國家及個人力量所能置備的宅所，因為那都是從前的紀念物。這種轉移的理想好處，完全在新軍方面。他們應該保存不但為現在，而

且爲將來有重要意義的物件。我們要在這裏，使人牢記着偉大的時代與事業，使之有利。關於傳統精神的教育功效，我們已經說過了。與老軍人聯合，同時也與人民發生了關係。如果父親看見，他被陶冶的舊精神，還是在新隊伍中生存着，他從前以爲神聖的東西，現在還是當做神聖，他就願意引他的兒子到國防軍裏去，於是軍隊與地方和人民聯絡的基礎便建立了。如果老戰友方面，把後輩送到國防軍裏來，我們十二分歡迎。因爲新軍得與他們聯絡了。如果有了建立新軍的機會，那這些內心與新軍相聯合的老分子，也是最好的先驅；因爲他們將要深信，只有以國防軍爲基礎，才能創造一個新軍。

傳統精神不是死的，是有生命的，是日新又新的。如果不能創造新的傳統精神，只是保存一種傳統精神，必徒勞而無功。國防軍是否能夠，在甚麼時候，且以某種形式，得到任務，藉戰功創造新的傳統精神，誰也不能知道。但是在平時也可以養成一種無聲無臭，努力工作的傳統精神——營室，操場，演習地的傳統精神。因爲波次但●練兵場的傳統精神，才有洛易騰●之勝，因爲柏林禁衛營的傳統精神，才能擊破聖白里瓦●與哥爾力擇●。國防軍靠着自舊軍得來的傳統

精神，要在自身創造一種精神，在將來德國軍隊中變成傳統精神。

① Potsdam 在柏林西南，爲大胖特烈練兵之所。

② Leuthen 爲 Breslau 村名，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五日，大胖特烈於此以三萬二千人勝奧國八萬人。

③ St. Privat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八日，德人在此擊破法兵。

④ Gorlice 在加里西亞。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至五日，馬肯森元帥於此衝破俄軍陣綫。時本書著者任馬肯森

之參謀長。

四 德國國防軍的軍官團

我們對於軍官團應該立的標準，在各方面都是很高的。關於他的能力，第一要看他是否能做國防軍應做的事。最先只得從舊軍的整整四萬軍官中，選出四千做新軍的軍官。這種選擇是必須的，除志願與絕對合格外，還有別種重要的條件。一方面，我們盼望爲新軍得到許多富有戰時和平時工作經驗的軍官，他方面又應該注意，須有適當的年齡差別，以便自然發展，（不致有年齡與地位成反比例之弊。）如果太注重第一方面，恐怕要得到一個年齡太大的軍官團，反之，若太注重第二方面，爲經驗少，年紀輕的人自然很好，但是要捨去許多有用的富於戰事經驗的人物。更要注意各種軍隊的需要，凡爾賽和約規定的軍隊編製與舊軍比較起來，騎兵遠多於步兵，因此騎兵的位置也多於步兵和砲兵。此外，新軍裏面必須有特種武器的代表，和具有特別專門知識的人物。雖然凡爾賽和約禁止使用特種武器，但是我們對於一切武器，至少在學理方面

必須加以深造，還要保存作戰經驗。在選擇軍官時，還應該注意傳統精神的保存，盡量平均吸收各省各縣的人，照當時的說法，使同鄉的人都在一起，更要注意在義勇軍時代的成績。這一切事都注意到了，但是在選擇時，還應十分努力求這種人才：盡量將舊軍價值輸入新軍，同時還要明白局勢的變化，願意並且能夠擔任新的任務。許多人都不容易這樣，有些過於看重他們的力量，不能適應新的局面，但大多數尚能努力奮鬥，合乎急切的需要。如果我們輕視改造軍官團的內部困難，不佩服他們那種自願服從的精神，那我們就錯了。我們要想，軍官服役的關係，完全建築在對皇帝個人的忠實服務上。一個軍官服役愈久，則這種情形愈變成自然，實際上，如果一家幾代人，與一個皇室發生同樣的關係，則這種情形就淪肌浹髓，難於分離。現在要為舊日的服務觀念，下一個新基礎。國家是一個冷酷的概念，不能喚起熱烈的感覺，使軍人去犧牲，憲法只要經過國會三分之二的同意，每天可以修改，不宜於做這種內心義務的基礎。我們需要兩件事：自己尋求一個對祖國的義務觀念，自己認清服從是軍隊的基礎，心甘情願去接受。如果沒有這兩個先決的條件，絕對得不到一個統一的可靠的軍官團。服役合同及雇用條件，均不能創造軍隊需

要的忠實關係。有了這種先決條件然後新服役的誓約才足爲自己心中對於祖國義務觀念的
外面保證。

這樣下了軍官團的基礎，現在應該去鞏固他，繼續加以深造。在這項工作上，總司令部絕對不能自由，不能只照着軍事的目標去辦。如果只按成績去規定階級，不獨財政部要說話，而且國際監察委員會也要監視這種組織，他恐怕爲一個較大的軍隊，保持一個領袖幹部。這些困難雖然不能令人人滿意，但是終於在無傷大體的情形之下被勝過了。

再須注意尋求優秀分子做後進，使受訓練。在這裏必須明白若干一定的原則。現在新編成的軍官團，因爲來自舊軍，在性質教育與思想方面，都是整齊劃一的。我們應該保存這種特點，因爲如此，才能擔保無齟齬的合作，達到共同的目的，做鞏固軍隊組織的先決條件。此外，舊軍的教育原則，因爲多年的，尤其是在世界大戰中的試驗，都有非常燦爛的成績，絕不能棄而不用。我們應該在與舊軍軍官團有同樣思想，或希望有同樣思想的人們當中，尋找後進。我們沒有成見，仍願從前供給候補軍官的各界，繼續供給候補軍官，在這方面是不得變更的。他們最初當然很猶

豫，但是不久就有充分的人，願當軍官，聽候選擇。選擇這種人物，沒有規定的詳細章程，最先把這種考試的責任交給各部隊的長官，但較高司令部仍有監督和調劑之權。這樣一方面可照同樣原則辦理，他方面可顧及傳統精神和各族的特點。至於報名者多，則對於候補軍官的標準加高，是自然的事，而且於軍隊有益。除許多別種條件外，若身體狀況要好到無可批評，更須有一定的儘量整齊劃一的學術上的預備教育，仍與從前一樣。對於這種預備教育的標準應該加以考慮，因為標準如果太高，就會失掉特別適宜的人才，為軍隊是一種害處。在他方面，一個長官要有威望，必須以較高深的學識為先決條件，亦為理之當然。

大戰期間有些由下士和兵丁升起來的軍官，在編製軍官團時，就發生繼續要他們與否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因為各黨擴充勢力關係，大半都帶着政治色彩；但這本不應該與政治發生關係，應該照純粹事實的觀點去辦。如果那個人具有做軍官的先決條件，那他在戰陣的經驗，尤其是他在敵人面前的勇敢，自然可以舉薦他。軍隊極願容納這種分子，他們已經為軍隊做過超羣絕倫的工作，有些現在尚然。如果他們要久留其位，或升到較高的地位，則他們的年齡

多半與他們的等級不合。復次，他們於日常工作之外，更要預備現在地位以及較高地位必須的學術和軍事智識，也大都不可。所以這個問題就自然解決了。

至於新招的候補軍官，必須要有盡量整齊劃一的預備教育和訓練。將來軍官團擴大時，是否要減低對於候補軍官的質的標準，殊為疑問。在現有供給狀況之下，似乎不必放鬆主要要求。因為一種擴充，照計劃是只能自下而上的，所以軍官的程度用不着減低。

現在候補軍官所受的訓練，比戰前高深得多了。當時人們以為收了高級中學畢業生，加以十八個月的訓練——內有九個月在士官學校——就可以做軍官。原來做軍官的大部分的根本，一直到入了軍隊，做中少尉的時候，才去養成的。這叫少年軍官去訓練短期服役的士兵時是可以的，但是在新軍中，這樣的一個年輕領袖，却不成功。我們以為一個少年軍官，必須先在軍隊中受精密的教育。他同其他一切新入伍的人一樣，在此得到軍事訓練的根底，同時軍官的候補者，更須受精密的視察，看是否可用。同時，他因為與軍隊共同生活，可以認識他的憂慮，吸收他的精神。在這種時期被證明為善以後，才到士官學校受兩年的特殊訓練。這種學校的任務，比戰前

士官學校的任務，要廣大得多。升爲士官候補生的軍人，在這學校的第一年受普通軍事訓練，第二年受步兵騎兵等的特殊訓練。這種學校組織上的謹嚴，可於選擇教員中表現出來。我們要使後進軍官，在這塊不獨可得到一種純粹軍事學方面與實用武器方面的詳細預備教育，而且也可以養成統一的軍官思想，鞏固全軍中的戰友情感。在士官學校畢業之後，被任爲軍官之前數月，指定他們到團部、營部等處去見習，熟識他軍隊的特殊精神，同時因爲與戰線經驗接觸，可以擴大或校正他所得到的學理知識。若果見習生被命爲軍官之後，那軍隊就得到一個能夠提高他們價值的人，他可做他所統率的兵士的一個教員，模範和領袖。因爲士兵程度關係，對於少年軍官的要求不得不提高。如果每個兵士程度提高了，對於他的要求增加了——這在國防軍的目的，是必須的，他們服役年限很久，也是可能的——那領袖的程度就得多改善。如果新軍官不能完全駕馭他的武器，如果沒有超羣絕倫的軍事學識去駕馭，那他就沒有領袖必備的威嚴了。他不能和戰前一樣，以一個自己尙需教育與訓練的黃口少年，與年紀較大，富有經驗的下士和士兵相見。他應該在戴上軍官徽章之前，就經過許多不易經過的學徒年度。

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建立高級軍事教育機關，所以在士官學校立下的基礎應該較高深，以便鼓舞軍官，使能自己加以深造。在這裏不獨對於精神努力的要求，比較從前要增高，而且實行也比較困難，軍官在服役時間內，每過一年，每升一級，都有比較新穎繁雜的任務。不但要把他已有的職務做得盡善盡美，同時還應該學習較上一級的事務。這在從前，如果出來了比本身高一級的缺，有一部分人想去當選時，已須如此。在大戰期間，因為情形強迫關係，在好多少年軍官能够率領較高部隊，而且成績卓著。如果我們注意國防軍的任務，現在就應該在這方面有計劃地大規模地去預備。如果我們要預備萬一擴充軍隊——這是長久盼望的事——預備實行徵兵思想——如我們在從前所說的——我們就應該要每個軍官都能明瞭訓練並統率較高部隊的原則。這種要求一直到最高級，以便使之不斷深造，精益求精。這必須有一種高度的做理想軍官的觀念與負責感覺。許多人不能應用他所求得的能耐，他們為企求較高地位之故，費了好多辛苦與工作，但是沒有得到，並且非退職不可，這都是在自然發展中的事。各個人的工作，需要長官不斷的幫助與提攜；以前陸軍大學和參謀本部的任務，現在有一部分落到長官身上了。

在軍官團內，應該盡量自修，盡量互相勸勉，以補救沒有陸軍大學和參謀本部的缺憾。詳細的辦法如何，因限於篇幅，不能盡述。所可規定的是國防軍的將校團，知道凡爾賽和約妨礙統一的高等軍事教育的危險，我們堅決地不要服從這種精神的壓迫。

軍官數目既有限制，實際使用他們的時候又多，所以要想在軍隊裏面，精通與軍事有關的學術與工業進步，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不能令太多的軍官，避去隊附勤務，去從事專門訓練。組織國防部和各高級司令部，已經佔去了大多數的現有軍官。照軍隊多寡的比例，在隊伍外還能找許多軍官應用，從表面看來，是很觸人耳目的事。但是如果我們想想，管理和司令的大部分工作，無論所轄軍隊的多寡，都非做不可，便不足為奇了。譬如刊行海陸空軍各部的章程，無論十萬人或六十萬人，工作都是相等的。用現有的軍官自然也可以管理並統率較大的軍隊。但是用再少的人，却不能管理並統率這個小軍隊了。

從前陸軍部的工作，現在完全由國防部擔任。同時參謀本部的一部分事務——為任何軍隊，為新軍所必不可少的事務，也由國防部擔任。雖然參謀本亂，根據凡爾賽和約取消了，但是其

任務的一部分仍然存在，應由國防部接收，其他如編輯戰史，測繪地圖，則完全脫離了軍事範圍。這兩項事，可以在別的地方，用別的形式去作，毫無妨礙。至於探聽別國的軍事狀況和事變，仍屬必要。外交部藉此可以得到正確的報告與判斷。常常知道外國關於軍事的革新，尤其是武器方面的革新，在德國自己已被禁止大規模地使用那種武器之後，尤爲重要。凡爾賽和約不獨對於物質方面加以限制，而且對於精神武裝亦有限制。我們應該在國防部裏，開始去實行反抗。我們應該注意，至少在精神方面，應該準備自由武裝時候的到來。固有的動員準備被凡爾賽和約明文禁止了，其實在被限制的，現有組織之下，也不需要和從前一樣大規模的準備。不可阻止的是精神動員，即對於國防軍能有的任務的精神準備，雖然照和約文字說，國防軍的任務只是服務國內與邊疆，即以這種服務而論，也需要斟酌籌劃與精神準備，加以訓練。我們必須明瞭國內各種各樣的情形，如爲作戰關係研究本國地理以及他的經濟資源。因爲這種資源的構成，不只由於物質——如交通工具工廠等——而且也由於人力，所以商業政策和社會問題，都與軍事利益有關，照理軍隊應該去加以研究。因此國防部應該主張，在處治普通政治事件時，也應該注意軍

事關係。軍隊是國家權力的基礎，是他最有力的工具，他應該隨時準備，聽候調用。如果軍事領袖，不知道國內政治狀況，對於政治沒有影響，那就不能供驅使了。他是會忽然遇到不能解決的任務的。要軍隊離開政治，在這種解說下自然是不刊之論：軍隊自身不要干與政府的措施，不與任何議會和黨派發生關係。但是這個不問政治的軍隊的原則，不是說軍事領導機關，國防部，毫不過問國家大政的發展。如果國防部對於國政要實行他正當的權力，他就應該具有能夠獨立判斷的知識。所以國防部應該撥出一些軍官，加以研究政治的訓練，因此於原有任務之外，又添了一項另外的工作。

在舊軍裏面，因為歷史關係，在最高位置中，有一種權限相等的對立，對於巨大軍隊，常感指揮難於統一的痛苦。如以普魯士而論，在命令之所自出的君王之下，並立的有陸軍總長，參謀總長，軍事內局局長，各總監，監軍和軍團長。現在命令權和管理權都集中於國防部，比較以前單簡，更可統一編制。不是這樣不能解決付與這最小軍隊的任務，只有這樣才能有計劃的利用各種人才。只有從一個中心機關，可以指導軍隊的，尤其是軍官團的精神構造與訓練。我們應該訓練

適當的人材預備爲現在和將來各種工作之用。國防軍應該規定這種訓練大綱更應爲高級司令部、國防部的自身，特別訓練一般適當的人材。雖然凡爾賽和約不准德國有和從前陸軍大學和參謀本部一樣的，共同有計劃的訓練，但是因爲准許有國防部和高級司令部，所以無須別種理由，儘可爲這些機關訓練應用的人材。這些人材不獨指參謀長，連各級司令長官亦在內。各級司令長官直到最高級爲止，都不斷深造，是新軍特徵之一，實際訓練受限制的地方，應用學理的訓練去代替。解答戰術課題，兵棋和地形旅行的訓練價值之大，在戰前數十年，一天比一天明顯。參謀本部施行這種訓練的技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並且分佈到全國軍隊，成了軍隊的共同財產。國防軍應該繼續努力這種訓練，在別種訓練受凡爾賽和約及經費限制時，尤爲重要。在這裏有一種超過限制與原有目的的方法，即使人明瞭各種大戰問題，同時抵抗和約上的精神束縛，準備將來的發展。

好生利用這樣組織訓練成的軍官人才，是國防部的一個重要新任務，他不獨要爲一定的地位和用途選擇各種人才，還要有計劃地調換各項職務的人。軍隊的性質是有生命的，必須使

他的組織，常現活潑之狀。這一層在開始組織時就想到了，雖然像是一種矛盾：在忠實地組織軍官團，開始工作的那一刹那，就想到了他的改革。這種辦法只有把若干位置讓給少年軍人，方才有效，是很明顯的事。正如開始時困難一樣，我們自以為從多數報名者當中，選拔了最優秀的分子，但是未幾又得辭去他們，這種困難絕不至於消滅，而且還要增加，如果各軍官的訓練愈良，因而不稱職非革去不可的原因發現得愈少的話。免除有才幹的能勝其任的人的職務——他們爲了職務，曾費了許多時間與辛苦去受訓練，他們在較長時間內，爲軍隊還是有益——常使我們非常難過，而且在遭遇這種辦法的人，大都覺得我們待他不公平。爲要預防這種在意料中的感覺的發生，只有規定從事某階級職務，只有一定的時間，並且——因爲較高級的位置較少，每年有一定的人數自然退職。這樣那負去取責任的長官的重擔是卸除了，不過代替有生命的發展來了一個機械的期限。雖然各個軍官的程度大都相等，難於去取，但仍須選擇最優秀分子，並由長官個人決定某人的去留。除擴充軍隊以外，要不革去若干軍官，實在沒有別的方法，使將校團保存生氣。關於革去的緩急，意見常不一致，作去取選擇時，又常不免有人性的弱點，但

這都比按數抽籤好，我們固然希望利用並獲得證為良好的分子，不要屢次更換長官，使軍隊不安，但亦應該注意，正在上升的青年的正當要求，不要使他們在過久的時期內，才達到較高的位置。我們不要忘記，在這一方面，凡爾賽和約也用軍官服役時間為二十五年的規定與退職的限制，加以干涉，恐怕德國在國防軍之外，組織一批預備軍官，他們希望德國軍官團的人愈老愈妙。

軍官團中應該保持活潑氣象，——按照軍隊的性質，必須如此，——因此必須革去若干年齡尚堪任職，但因服役關係，又不能預備他種職業的人，這是軍官仕途上的最大困難，使優秀分子不願意去當軍官。在短期服役的民軍，俸銀的多寡是個次要問題，但是在長期服役的傭兵，就不同了。兵士犧牲了他錢錢的許多年華，軍官還要加倍，——軍官就了一種終身職業，但是就令

他毫無罪過，遲早——或者很早——要被運命奪去。一個國度要得到一個價值極高的軍官團，必須付相當的代價，在薪俸中應該加入一項保險費。因此，軍官團的薪俸，絕對不能與別種職業的薪金相比，也不能與文官的薪金相比。服役的期限無定，大半很早就要被革退，應該用大的薪金去填補。有人指過戰前軍官薪水的數目，但是沒有看見錢價的低落，與各方面情形的變更。

戰前充當軍官團的各界，除薪金外，大都能够以自己的財產去補助生活費。但是這種可能性，現在消逝得無影無踪了。因為籌兒子直到入軍官仕途時的教育與訓練費用，父母的財力已經完竭了，他們應該盼望，薪水可以維持生活。那種到年紀大時，還能服役支薪的希望，現在比較少了，因為一切無需完全服役的位置，如徵兵區司令官，徵兵區司令部附軍官，都已廢止，要在那些位置裏面，應用並扶助一部分於隊附勤務無用的軍官，是不可能了。早被革職的軍官，要在國家和市政機關服務也沒有希望。至於他們想在私人企業方面找事，要遇到普遍的困難，是自然的事，而且人與他們的競爭更要厲害。此外人們比較戰前與現在軍官團薪水時，常是不會注意，現在因為租稅加重，實在收入比從前少得多。還有我們已經說過的，對於工作力和工作成績的要求也增高了，關於工作時間等，也沒有一個限定。軍隊和軍官團，也不會要求這樣的事，因為這不合於職務的使命和性質。軍官爲了職務，常帶着高尚理想，這是不能以錢計算的，但是如果國家承受這種理想，視爲當然，而且利用這種理想，要折扣薪水，那便太不道德了。

在嫉妒影響政治，甲乙互相猜忌，檢算其收入時，反對國防軍中的大薪水，也是一種愛用的

宣傳材料，但是他們忽略了兩件事：第一，唯一正當的經濟原則，應該按照工作成績來定薪金標準；第二，長年成績替國家造成一種工作價值的資本，其利息在薪金增加中顯現出來。要減少或不加軍官薪金的人，常是以有養老金爲口實，我們必須承認在這種將來保險中，對於低的薪水，應該而且能夠有一種賠償。不過因爲過早的被動離職，或得不到養老金，或得的很少，這種保險的價值，就大大減少了，但更有甚於此者，即國家有權，一方面減低應得的養老金，因此國家宣言可以不加薪水的先決條件，以後也不一定承認了。國家的法律權與道德權，在這個公理無一定的時代，我們不得去批評，但我們必須下一個警告，深恐『國家基礎』受動搖，所謂『國家基礎』係指公理或軍隊，或指兩者均可。

軍隊和軍官團都完全明白，他們也遭遇了經濟衰落的痛苦，但是他們也一定希望，到了狀況較佳時，他們也有個份兒。國家在其生存關係中，限制軍費要到如何程度，實是個應該慎重考慮的問題。在這方面薪水佔着重要位置。『軍人 Soldaten 應該得薪俸 Sold，軍人一字即由薪俸一字引伸而來。』（見席勒爾瓦輪斯丹）這種俸給應該定得使軍人在實行他繁雜任務

時，對於日常生活，沒有過大的顧慮，而且對於本身和家庭的將來，有若干的保障。

使軍官能够建立一個家庭，是國家的義務。但同時國家對於他們結婚，亦有監督之權。軍官不得因為家庭的負擔太大，如普通結婚的自然現象，妨礙他的服務。如果規定軍人至少到了若干年歲，方准結婚，那末在軍人應用全付精力從事本身訓練與陶冶的那些年度裏，可以保證他們沒有累贅。第一，必須薪水大到可以時，才能成家。因此高級司令部有審查結婚之權，免得軍官因為結婚，妨礙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從前我們會要求年青軍官，保存他的財產的一部分，為經濟生存的保障，但這在現在不能行了，違反時代了，只得用高度薪金去替代。我們在規定薪水時，應該注意，使軍官能給他們兒子一種教育，為父親職業的後繼者，這是軍隊和國家的利益。這樣，為將來預備一種適宜的，整齊劃一的後進，創造一種於軍隊有益的新家風，免得有候補軍官總是限於一個窄狹範圍的危險。

上述各種要求的目的是，是要為軍官團找最好的候補者，這除願作軍官思想的吸引力外，只有叫人希望比較安定的生活位置，才可辦到。因為對於成績的要求不能降低，在職有一定時間，

不得無條件地容許，最后，又因薪金有一定界限，所以應該努力，給離職軍官以在別種職務方面被用的希望。如果我們明白這種辦法，對於國家的需要，如果我們有善良的意志，則為全體的利益，在別種公共機關裏任用離職的軍官——他們在精神和身體方面，大都有完全的工作能力，——是絕對可能的人。可以把很好的位置留給他們，他們因為所受教育關係，而且洞悉人情世故，對於那些位置，比由官僚出身以及考試得來的人物，要適宜得多。這種辦法對於軍官軍隊和國家，較之增加薪金都要好些。

在私人企業方面，安插離職軍官，現在特別沒有希望，強迫自然是不成功的。我們在這裏，應該感謝工業界和農業界的好意，他們在舊軍解散時，曾安插了好些軍官。許多軍官都極好地適合了人家對於他們的希望，許多在後來做了經濟狀況低落和限制的犧牲。或許現在方才開始的國家青年教育，可以任用若干很早離職的軍官，意思不是為他們謀一種愜意的生計，却是深信，若以國家思想在身體和精神方面，建立青年教育的基礎，除軍官外，再無適當人才。

將來是否有一種發展，因為軍隊的擴充，給軍官團一個增加的希望，不獨給以暫時的利益，

而且給以較大的永久保障，現在尙不一定。有了一個民軍，這種效果似乎是可能的，我們不能忽略別國的先例，不能忽略法國的青年教育與美國軍官團在大學的工作，這也是德國軍隊將來的一個大任務。在大學的青年，都焦灼地盼望武裝，並希望軍官的指導。他們這種慾望，到今天尙未滿足，他們爲實行保衛祖國的權利，——大家認爲當然的——要求要有好的身體的預備教育，也是一樣。我們從這塊，要和以前（拿破崙時代）的普魯士大學一樣，重新喚醒人民的抵抗精神，大學裏有將來民軍的領袖人物，他們還須人去訓練去使用。國防軍和大學是聯在一起的，如果我們自己不明白他們的聯合的需要，凡爾賽和約禁止他們聯合，便可以教訓我們了。

五 德國國防軍的軍隊

國防軍由志願兵組織而成，服役期限爲十二年，滿了定額之後，就要想到繼續補充的事。容許每年退伍的人數是有規定的，按照那個數目招收新兵。新兵應從那裏來呢？我們每年所需要的人甚少，而適宜的，願入伍的德國青年很多，所以國防軍不用同從前傭兵一樣設募徵局，作大聲疾呼的徵兵宣傳，我們要叫那有了一定人數的隊伍，自己並爲自己去拉後進。這項事已有逐漸良好的成功。爲收錄兵士而訂的一定普通原則和條件，是要軍隊的統一，無礙於各隊伍的自已活動與自己負責。至於條件的細則可以變更，條件可以提高，應用時更可嚴厲些，其原因一面由於長官的經驗，一面由於報名的人多。如果人少一點——這在現在大約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較多的補充隊時，條件似乎可以不必十分嚴格，對於補充隊的資料，並無顯著的妨礙。獲得一種好的，合於自己的後進，於隊伍自身有極大利益。這件事的成功，除負徵募與編制責任的人

物的努力和靈敏外，與軍隊在地方上所負的聲望有極大關係。復次——這是可明白的——附近居民的狀況與衛戍地點，也有關係，所以報名者少，並無礙於軍隊的價值。落後的原因，每次都應該查出來，如果可能時加以排除，或用更多的努力去改善。

傳統精神與鄉土關係，對於獲得一個優良理想的補充隊伍有很大價值，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除若干家庭，幾代人都屬於一個部隊外——這要好久才能養成——由兵士去徵求新兵——一個部隊的或愛部隊的兵士，從他鄉裏或朋友當中，拉來他以為適當的分子並且代他負責——也很重要。因為由隊伍自己去徵求，遂產生統一的與內心團結的感覺——這種團體的戰友情誼，是軍隊最堅固的基礎之一。當然收納各層人民，是國防軍的基本原則，各個部隊所得的補充兵士，自然十分不同。營盤是在大城裏面，或在大城附近，或在鄉下人民當中，已經就有分別，又因部隊的特性，需要也不一致。騎兵很注重從鄉間熟悉馬性的人民中得到他的補充隊的一部分。工兵需要對於工業技術有興趣，在可能範圍內，更要有工業技術預備教育的人，在技術人員方面，也願意找個機會，利用並完成他們的特別才能與傾向。這樣要發現許多有變化性的

特殊希望和特殊利益來，但除此以外各階級各職業混合在一起，仍有利益。如果我們完全不說這種混合中所有民衆教育的價值，國防軍也有各種各樣的任務，有機會爲全體的福利，在適當的位置上，利用各種人才。在國防軍成立時，曾有人建議，把若干特別單位——連或營——完全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中學畢業生或大學生組成。這是在這種階級無出路時代發生的思想。意思是希望從這些年齡相等，具有精神預備教育，可適應較高要求的分子，組成若干精兵。站在爲將來民軍創造一個軍官學校的立場上。這個建議不能算是不對，但這個建議於軍隊並沒有利益，不合於把全部國防軍的程度，提高到一個盡量的高階級，完全變做領袖軍隊的重要思想。如果我們接受了上述建議，就要走與大戰開始時組織「少年團」的相似的路。那少年團花費了本來能於全軍有利的人材。

我們在未錄取自願投軍的新兵以前，按照各種觀點，加以檢查。最先要有關於身家清白的可靠報告，並檢查健康狀況。然後介紹與長官，由醫生詳細檢查他的體格。關於身體的條件，甚爲嚴格，因爲報名的人多，這一層可以辦到；這也是必須的，因爲服役很辛苦，而且收兵的部隊，既不

能收身體欠佳的兵士，使自己受害，又不應損害一個人的健康。許多人在檢查時，才知道他身體直到如今所有的，從事尋常職業並無妨礙的缺點。這樣，國防軍才能得到身體極好的人物。新兵除完全能工作外，年紀也要很輕，所以全部軍隊服役時期雖為十二年，但均由年富力強的人物組織而成。

每個德國人都可以當兵，這個原則，並不因為隊伍保有選擇投軍者之權，並因保全本身，防備不適宜分子加入而破壞。軍隊的一切部分必須不受政黨影響，軍隊要用國家思想去陶冶所有兵士的思想，所以新入伍的少年兵士，應與一切政治條件——軍隊以外的——脫離關係。國防軍對於投軍的人，不舉行嚴密的思想審問，但是他不要在他以為反對政府以及受這種思想影響的分子來當兵。

國防軍兵士的訓練，自入伍之日起，在他全部服役期間內，從不會終止。常是應該叫他們改運到至善的地步，並且加些新的東西進去。在服役期間甚短時，可以規定一個在某時間內能夠而且應該達到的訓練目標。在服役時間為十二年時，這就不可能了；我們不能定一個恰恰在這

個時間應該達到的目標，把敵人強迫我們的時間，當做一個理想的訓練時期。我們應該利用這規定時期做別種事情，得到極好的效果，永遠盡善盡美。我們不能說在兩三年內造成一個完全的軍人，在其他十年或九年之中，只保持那已經達到了的訓練階段。果真如此，那我們就要受長期服役時間以及協約各國希望德國所有的一切害處。幾年之後，這些傭兵將沉淪在毫無精神工作狀態裏，麻木在不變的，令人悶死的，無目的的服役經驗裏，懶惰與無紀律，要成難免的結果。國防軍的兩重任務——訓練軍人並使學得別種職業——就是防備這種危險。如果抱定這個宗旨，那第一個目的就是要隨時可以供用的安內攘外的工具，所以我們要儘速地使新兵得到必須的精密的軍事訓練，使他在隊伍中能取得並充實他的地位。軍隊數量甚少，不得因為不能使用的，在訓練中的兵士過多，使軍隊有長期的缺額。如果這第一個目的達到了，就不斷地增高訓練與應用；因為我們預備提高軍隊價值，以使用各個士兵的能耐，在可能範圍內，填補人數和武器的缺憾。這種努力增進，已經不能立個一定的目標，因為我們應該按照各個兵士的能力，盡量提高他的程度。這種不斷提高訓練的努力的深刻原因，在於創造作領袖軍隊的理想，國防

軍的這種理想，不是以凡爾賽和約，却是以自己意志爲基礎。如果要養成將來能夠訓練民軍的領袖，那就應該承認十二年的服役期間，並不算太長。一部分應該在這時間內，從新兵變成可用的排長，又一部分要養成統率一連民軍的能耐，淹留在單簡戰線兵士階段的人，愈少愈妙。即以戰線兵士的任務而論，已經不是許多人——想到他們在戰前服役時間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單簡。一個現代程度甚高的軍隊的先決條件和特徵，是訓練完全建築在各個分子的教育上。『操練與教育 Drill und Erziehung』的一句話，將來還是對的，又操練不是與教育平行的，其位置居於教育之次。操練從來不是目的，現在尤甚。雖然如此，他還是不可少的，我們須正確地了解他，應用他。使兵士了解操練的重要與其應用的方法，極關重要。操練與紀律 Disziplin 有點不同。所以有一種戰鬥操練與戰鬥紀律。操練是對於某種動作，因爲習慣關係，自動做去，可以達到安全地步。像汽車夫一樣，在各種情形之下，不知不覺地實行他的手技，因而有腦筋去對付新發生的意外事變，兵士機械地按照習慣實行某種手技和動作，另外有考慮的餘暇，去應付一種新決定。他在戰鬥中機械地使用他的機關槍，同時他的精神又去找第二個位置，以便轉移他

武器所攻擊地點，這就是操練與教育的結合。在危險的剎那沒有時間變思想爲意志及實行意志的剎那，操練應該不知不覺地不掉時間，去實行必要的事件。他也要幫助經過意志動搖的剎那，直到軍官再執行紀律時爲止。如果操練應以明白其本性——卽教育——爲基礎，那他同時又是全部訓練的基礎了。他當這種基礎，是單簡一律的，雖然各種兵士的個性非常不同，但訓練的基礎必須一致，才有結果。這表現在軍隊的外面，外面就是內核的標準。核與壳不獨在自然界中連在一起，在軍隊中亦然。

各個兵士的教育，便建築在這個基礎上。教育的目的是獨立自主的人格；因爲品行的提高與精鍊，能力和知識的加深，這種目的是應該達到的。他由此可以有深刻的自信——這是各種成績的先決條件。到這種自己安全和自己保險的表面的第一個步驟，是兵士身體的訓練。他的身體應該隸屬於他的意志，使他能够應付必要的工作——精神方面的工作也在內——在危險時期不要離開他。鍛鍊好了的身體，是使用武器的先決條件——因爲自己的身體也是一種武器，如用手打，用腳踢，——也是自信的第一個先決條件。運動是鍛鍊身體的方法，但他在軍隊

裏，終於只算是一種方法，不能當做目的。他的意義也是在教育方面。按經驗說，運動只能在競爭中發達，因為競爭，才有個人或團體的最高成績。這種最高成績的本身並沒有價值。他只是當個測度器，為整個成績當做一個鼓舞的模範。在軍事意義上，團體運動比個人運動的價值大，因為那是為全體服役而努力，不是為自己的成功而努力，把自己的力量排列到全體裏面。因此，運動變成紀律與戰友情誼的初步，而且實行時以愈自願為愈妙，如此才可服從團體的規則。在各種部隊運動團體中成立的健全競爭，可以提高同團體的感覺，結果極愛自己的團體。各階級的軍人，在自動組織的運動會中，自由混合，為全體尊重個人的成績，於是在軍事隸屬關係以外，更於平常階級相隔很遠的部隊中，創造一個戰友情誼的聯絡。兵士在大運動場上出現時，因為良好的成績，以及超羣絕倫的共同遊戲，可以使廣泛的民衆知道國防軍，且留個不滅的印象。這在他們參加競騎與競駕——在運動形式中顯示的服役之一部——時亦然。這種設備的用意，對於軍隊——正如軍官參與賽馬一樣——的長處，在藉此提高個人成績，因而使全體軍隊爛熟騎馬與駕車，在服役中得到利益。這兩件事，自從戰後不景氣時代——理由很明白——以來，已大

有所獲，是不可否認的事。此外，德國養馬專業，也因國軍在這方面的活動，得到了利益，現在還有些貴族好騎馬，仍係受了國防軍的影響。許多別的勤務分課，也因運動工作大有所獲，如摩托車競賽，其他與地方狀況有關係的，更有水上遊技與冬季遊技。就大體言，軍隊從戰后流行的遊技運動方面，得了利益與教育，把運動當做日常服役的一部，在長期服役時間內是可能的。但最後的目的——藉運動提高全體的身體狀況與教育——卻不可忘記。

如果我們從軍人身體訓練方面，再注意到精神教育方面，我們也要努力，儘可能地按照個性，提高各個兵士的價值。在這方面需要的教育任務，第一是在長官身上，兵士中互相觀摩，亦大有所裨益。長官的任務，第一要認識到他部下去的兵士，然後按照他的天資與個性，這樣去陶冶他，開始常是向新兵說明所以有規章的原因，以及服從規章的必須。因認識而志願服從，因深信而志願遵守紀律，歡欣鼓舞，同心協力，以求達到所確認的目的，因嚴格自省而產生自重，由心中發生的戰友情誼，把個人意志及個人幸福隸於全體思想之下，抱犧牲精神為祖國服務，這都是引導教育的理想。譬如叫甲加強對於義務的認識與觀念，叫乙抑制個人意志，叫丙鞏固柔弱的

性格。如果應該教育兵士，嚴厲是不能省的；如果我們能够使他們深信公道與必須，則嚴厲也是可忍受的。這種教育在各種事件中所用的方法，正如他的對象（兵士）以及長官對於他任務的能耐一樣，十分複雜不同。這種精神感化從不停止，爲要避免新的困難，達於較高的成熟程度，應該不斷地加以干涉。

按照『氣質感化』提高一般的修養，也是訓練人格價值的方法。教者要在這裏遇到天分與預備教育大相懸殊的學生，是當然的事。在試驗新入伍的士兵時，得到了好多奇異的，令人不快的經驗。恰恰在軍事教育所注意的各學科，如歷史與行政制度的知識，屢有令人詫異的缺點。國防軍設了一種科目甚多的學校——最先毫無軍事科目——以便彌補此種缺陷。提高所屬兵士一般的教育程度。按照預備教育和天資，把學生分爲許多班次，因爲在這裏不能有一定的教育宗旨，意思是要在必不可少的一般知識方面，達到一個儘量的高度，我們深信這種知識，可以增高兵士的價值與自信。因爲軍事勤務的需要，所以這種學校的範圍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因爲服役期間甚長，仍能有巨大的結果。在這些年度裏，逐漸將實際事務，撮合到授課裏面。國防軍

很注意：要給滿役退伍的兵士以一種普通職業的預備教育，使他們將來的生活有個保障。在服役臨終的幾年內，尤其特別注意。我們設了特殊的專門課程與專門學校，兵士可以按照他們要選擇的職業——如官吏，手藝，農業——得到一種訓練，給他們前途一種可達到的希望。兵士——尤其是工兵——可以從這種專門課程裏，直接得到服務的利益，如一年重要一年，各方面都採用汽車的問題。我們要在非軍人界中，爲這一切學校找適宜的教員，然後學校才有價值，有效果。

這樣建築在身體與精神教育上，並且與他連爲一氣的各個軍事訓練，有許多特點，我們不能在這塊描寫。如果要敘述，便無異照抄許多操典。我們只說幾個原則。我們應該時刻莫忘那儘量增高各個兵士價值的目的；因爲堪用的隊伍的價值，是由各個兵士價值組合而成，每個兵士都可作將來的教員和軍官。現在戰鬥，甚至放棄了隊伍表面的結合，與指揮司令的直接影響，條件是要各個戰士都能獨立自主。在決戰的步兵戰鬥中，兵士大半是依賴自己；譬如他早晨得命令——攻擊或防禦，方向和目標——晚上應該戰勝而歸。在達到勝利的路上，他需要堅強的意

志和勝任的身體，使用武器的習慣操練；但是他也需要戰略規則和利用地形的智識，有與他種（砲騎）兵士合作的能力，利用他們的幫助，並自己去幫助他們，達到這種訓練的目標，需要時間與辛勤。我們在繼長增高的火力印象之下，離開密集隊形的戰略愈遠，材料愈是勝過人羣時，各個兵士價值的增高，愈為必要。因為這種認識，我們深信，少數精練的軍隊，優於訓練較少的大軍。國防軍能夠，並且必須利用規定的長期服役時間，達到這種佔優勢的訓練。

我們時常想利用長期服役時間，養成一種萬能兵士的典型，即各個兵士具有步砲騎兵的能耐。這種建議的實行，只有犧牲精密訓練的工夫，才能成功，但與各個兵士價值要精益求精的原則相反。在戰法幼稚時代，這種計劃或許可以實行，但羅馬的步兵終不能代替俄國南方的騎兵；各種武器的使用愈是繁雜，要一個人駕馭一切武器，似乎愈不可能。雖然如此，這個建議仍有健全的理想做基礎。現在戰鬥大半建築在各種軍隊的合作上面，這種合作需有極端的互相明瞭。因此，我們必須使各個兵士，充分熟悉在他旁邊作戰的別種隊伍的戰鬥法與效果；意思不是要他自己能够使用別種武器，但是希望他的動作與別種兵的動作一致。我們可以把軍隊比一

部機器，機器是由上等材料，製造精良的各個部分咬合而成的；但軍隊因為是活的，所以成就還要多。他的理想，是總合各人力量以求勝利的一個人類社會的，有計劃有知覺的合作。因為這種互相明瞭的要求，訓練兵士的範圍大大擴充了。各個兵士的服役得到一種變化，可以排除令人疲憊的單調與偏頗。兵士對於這種任務的天資愈高，不獨有資格做獨立戰鬥者，並且還能做指揮官。

訓練各個兵士，使明瞭與各種兵士合作之後，然後舉行共同動作的訓練。在各個練習之後，開始部隊練習，從最小的單位，進展到大的團體，把他們的操場，逐漸移到起伏地帶去。我們也不要贅述各種訓練原則與規章。普通原則，是所有軍隊，要超過敵人所規定的限制，注意現代戰爭的條件，且用假擬的武器。這種訓練的權利，當初敵方也以爲不行，他們現在對於國防軍的練習，還是猜忌懷疑，但是我們不管，還是在認爲正確的道路上向前走，在實際訓練隊伍方面——如果好辦的時候——找補救辦法。如果可能時——自然也不是常常好辦——隊伍爲了練習，不得不採用許多奇怪的補救方法。這種補救辦法，也不能得國防軍自己的滿意，但是他的價值却

很快被看出了。在德國和外國輿論中，因觀察者的立場不同，時而有忿怒的，時而有嘲笑的批評，但很少有人理解。我們應該承認，厚紙製的坦克，用假砲代替被禁的真砲，可以喚起無識者的同情或嘲笑，惡意者的疑慮。但是除此以外，國防軍在或有的將來，怎樣能夠得到應用這種武器的能力呢？在他國境那邊，有這種成堆的武器恐嚇着，他怎樣去學習防禦的方法呢？如果人想用各種方法，妨礙這種防禦權利的實行，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異議。這種補救辦法，不是爲一切目的都可使用的。戰鬥飛機在演習時，不能用紙製氣球去代替，空中戰不能專靠理論去學習。雖然如此，隊伍在訓練時，仍須準備這種武器，不過只有幻想的方法——假使飛機來了，應該怎樣罷了。至少，飛機來了我們所應該取的形式，以及消極的防禦，可以研究演習，我們記得，就是防毒面具的佔有，也是國防軍在國際監察委員會面前力爭才得來的。如果我們說禁止空中武器，是國防軍訓練的最大缺點，並不算洩露秘密。德國和他各鄰邦的安全的不平等，在這一點表現得最爲明白。法國怎樣重視德國在空中常處於無防禦的狀況，可於下列事件看出：法國以爲在德國交通飛機裏面，有拿出一部分補充軍事空中設備的可能，想把德國交通飛機，置於國際聯盟的監

查之下。他要把這一種重的空軍交給國際聯盟的超國家的軍隊，給他一種或許將來可以對付德國的兵力，反之，就令人有最冒險的幻想，也不能想到國際聯盟的軍隊，對於法國有甚麼行動。

如果我們研究訓練各種兵士有怎樣的一些原則，我們要先講最重要的步兵。這是自然的事，因為步兵訓練是一切訓練的基礎，不過在步兵自己可以，並且必須把這種訓練，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現在步兵的任務，已經超過了從前的任務，不只是會用槍而已，正如槍枝超過了從前的鎗枝，好了許多一樣。步兵總是在終局戰中，到了肉搏時決戰的負責者。他藉自己所放出的砲火，打開一條路來，一步一步地向前攻擊。但只靠手法和眼力的準確，已經不夠了，還應該學別的事物。只有攻擊者的密結火力，能夠征服材料的防禦力。因為歷史關係，由連發槍進展到機關槍，具有集團效力。射程一年比一年遠，根據地圖和計算，可有遠距離效力。為要克服防禦的兵力，為要使攻擊向前進展，只得將迫擊砲和可以移動的輕砲，直接交到步兵手裏。抵抗坦克攻擊，只有用特別武器，方能奏效。全地都在彈雨如注之下時，逼得非儘量使用人工的「命令傳達」與「情報傳達」不可。凡此一切，每個步兵都應該能夠辦得到，部隊應該在與各種兵類合作中，受到訓

練。試看從前作戰時的極端訓練，只是「瞄準——放！」和「上刺刀！」我們離這種時代是如何的遠，但大體還是相似。又步兵的價值和攻擊精神，還是決戰的要素。

騎兵是一種快要消滅的兵。槍彈把他驅逐了，摩托要求來代替他。但如果我們不以爲在三合土掩蔽部周圍的戰鬥，是將來的唯一戰鬥法，把福郎登（Flandern）當做模範戰場，那我們就要傷心沒有騎兵了，國防軍應有的步兵爲七師，騎兵爲三師，這種比例的不適用，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如果可能時，或許要更改一下。騎兵不能完全適合我們在這裏所講的意思。一個民軍不要大的騎兵；編置騎兵需要長久的準備；他的功用是運動與攻擊，不是防禦。他在少數價值甚高的職業兵方面，佔重要地位，他的特性與職業兵的性質和規定相宜。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上去看國防軍，我們就要派個位置給他，並且加以準備。訓練必須合乎應用的目的。這種目的單簡說來，是經過各種地形，迅速在選定的地方，將火力達到敵人，並且在達到目的之後，同樣迅速地，在別個地方，準備從新使用。我們先談運動與運動工具。目前的騎兵還是靠着馬。將來是否能夠完全用汽車去代替，還沒有一定；雖然我們可以懷疑，但工業的發展，却不能否認這種可能性。目

前在離開大道遠的地方在截斷和有樹木的地方在渡河時馬還是最可靠的運動工具。在情形還是如此時，在各個裝甲列車中以及飛機中的觀察者，都還不能完全代替騎兵。候長時，國防軍還應注意，並愛惜這種前進運動工具。幸而德國騎兵在這方面有根深蒂固的傳統精神，這種傳統精神在國防軍中得到了精通此事者的培養。各個兵士的騎馬術，是使用這種隊伍的先決條件；有了騎馬術，然後才能在適宜的待遇馬匹與鞍具之下，達到最大的速度與運動。所以我們自始就極注意騎者與馬匹的各個訓練。

使用騎兵作戰，在實行運動之後，他還應受全部步兵訓練，以便從事槍戰，關於步兵所說的話，在這裏也都適用。他們要一樣各個徹底訓練，一樣在團體中合作，更須一樣明白繁雜的隨伴武器。在許多關係上，對於戰略的了解，或許還要比步兵加高些。因為在步兵戰時，戰鬥任務大都單簡；如果攻擊，直到完全衝過敵人為止，如果防禦，就令敵人完全潰敗為止。騎兵戰還要有一種感覺，即完成了特殊任務之後，必須更預備從事新的任務。騎兵攻擊時，須與砲兵合作——砲兵做他的準備，援助和隨伴——正如步兵攻擊時一樣。唯騎兵因為性質關係，在大概能迅速了結

的各個戰鬥動作後，更要迅速地——仍須持續可靠——與砲兵爲必須的連絡。因爲騎兵戰鬥的地方，多半離主要隊伍和最高司令部很遠，故需要一切通信器材的特別設備，以及使用那些器材的一種特殊訓練。用汽車輸送彈藥與給養，爲要提高火力與採用汽車的隊伍連絡，凡此均以熟悉汽車的用法爲先決條件。因此，對於各個騎兵，對於騎兵部隊的訓練，都應該建立一個特別高深的標準。如果這些都能實行，更有爲他們使用有效，爲他們戰鬥法必需的工具，供騎兵師團之用，那他們就是一種遊動掩護隊的一種特別有價值的成分了。

砲兵在歐戰中，有最大的進步；他的繼續發展很難預料。譬如瓦斯射擊，按照地圖用飛機觀測，用音響標定器材，以及火光標定器材來工作，都是在那時才發明的，或在那時才改良到可以應用的程度。德國因爲科學的澈底研究，組織能力以及成績優良的兵器製造所，在將來具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所以協約各國用特別壓力撤消德國的軍備。他們准國防軍置備的材料，與一八九五年的一種武備相同。兵器工業的破壞，材料補充的限制，更完成其壓迫。在規定範圍內，繼續改良武器的製造，可能性是很小的，德國砲兵只能在學理上研究他的使用——如近代戰爭所

需要的使用——並且在練習時只得用假想來補救這裏所有的困難就令不是專家也應該明白。協約各國限制砲的效力，事後才講明理由，說只要打倒令人恐怖的攻擊兵器。這種大口徑砲僅在攻擊方面有價值的說法，論據是很薄弱的。我們只能以同樣的東西對付同樣的東西，他們容許自己有重砲，禁止德國有重砲，這樣不獨叫德國無攻擊力，而且也無防禦力。他們准國防軍用直接參與步兵戰的輕砲訓練，反之，對於固有砲兵戰——同樣如坦克和飛機的攻擊——的有效兵器，却付缺如。在這方面，國防軍僅能為理論的研究，觀察別國軍隊的進步；在實用方面，砲兵並不能抵抗飛機。因為這種情形，每個砲隊兵士，必須有一種登峯造極的訓練，以便隨時準備德國武備狀況的變動。此外，鎗砲在近數十年內，已含有科學的性質，使用殊為不易。砲隊應與步兵為密切的合作，其程度一天比一天大，所以明白步兵的戰略及其火力，成了合作的先決條件。砲兵有時須套馬，故應有馭馬和騎馬的技術，有時須採用汽車，故應有實用技術的能耐。砲兵不至埋怨他服役的偏頗與單調了。

工兵在運動戰和陣地戰中，成了不可少的，被人重視的姊妹兵了。凡爾賽和約不會在他們

價值方面，找出許多不是，只是在數量方面，却有過度的限制。因為他的勤務是多方面的，人數既少，所以在訓練時，幾乎要有超人的工作。他有許多事業，已經成了各種隊伍的共同財產；但我們對於工兵的要求，是要他們到處做工人和師傅。不獨在與別種隊伍聯絡時，應為適合戰事之合作，而且對於將來尤為重要。國境的消極安全——法國為此，花了幾十億建築永久工程——在德國只能迅速建造戰時陣地，因為我們不准建築要塞，這種地形補強與障礙物的設備，在需要時有充分的人去作，但他們必須有很好的專家給以指示。所以工兵對於一種為防禦而設的民軍，有特別重大意義。

通信部隊是由工業產生的，與工業的進化有直接關係。他的任務是以各種工業通信傳達的方法，供軍隊和司令部之用。所以他的活動有兩個來源，即學術發明的精神與軍事的需要。在這兩項當中，找個實用的辦法，便是他的任務。這個部隊與別種任何部隊不同，一方面要靠與純粹學術合作，以及與學術有關係的工業合作。他方面又要有關於司令部問題的知識。解決通信部隊的任務，需要一種特別適宜他的目的的人材。因為在這隊伍服役的人，對於他原來的職業，

能有直接的進步，所以易於得到充分的人才。他們在各方面所有的訓練，第一不獨應知機械之當然，還應知機械之所以然，以便自由地從事軍事任務。他們應該深切了解各種軍隊的戰鬥方式與高級指揮官的思想，通信隊並應預爲長官設想，以他們的技術方法供指揮官之用。通信司令官明白了指揮官的思想與意志，就用他以爲適合各個目的的方法，造一個網，收羅爲指揮官據以決定計劃的消息，再發送指揮官所下的命令。通信部隊，原來是參謀本部的一個特科隊，而且對於較大任務的實際訓練，只有與參謀本部連絡才能成功。在參謀本部下的服務練習，有一種長處，即無須較大的隊羣便可實行練習，而且對於指揮官和通信部隊仍有益。國防軍能夠在這種部隊裏，把各級受過軍事訓練的專家，陶冶成一個核心。現在在一個民軍裏，有大批受過訓練的電氣技師，他們只要得到了軍事的目標，便能夠滿足民軍的需要。在工業和軍事方面受過徹底訓練的通信部隊，能夠做這種指導。

輜重隊的任務，比較以前廣泛得多。他分輓曳部隊與汽車部隊，前者現在很可以自豪，因爲馭馬技術的程度比戰前好多了，誰知道在大戰期中，因爲不靈敏的駕駛，錯誤的套車，不良的看

護，損失了許多馬匹，誰也要承認應該加以徹底的改良。平時所有的輜重隊，不獨在德國，就是在任何國，也不敷戰時補給之用，常是要盡量徵發國內所有的工具。所以一個民軍也需要大批的搬運要具，用馬拖的要佔一大部分。所以要有受過訓練的教官，是極要緊的事。此外，國防軍的馬車輜隊，現在已經可為那些對於駕駛，套車和保護馬匹尚不如法的各界（如騎馬的貴族，養馬的農夫）的模範和師表，大家都在效法了。從這個立場上看，即以訓練輜重隊而論，亦是極富興趣的事。就理論上說，輜重隊與參謀本部的任務有點關係，參謀本部的任務，一在指揮作戰，一在預籌各種輸送的安全。在這方面，他又與軍事經理部的事務有關係。

汽車部隊也適用同樣的訓練原則和運用原則。摩托代替馬匹，用摩托的材料是常要改變的。這部隊與工業連絡的性質，和通信部隊有同樣重要。汽車採用的增加，使一切部隊都受他的威壓，他們應具有各種機器性質，保管和運用的若干知識。研究摩托本身的不斷改良，並應用於軍事方面，是汽車工隊的任務，因此也是一件廣泛應負責任的行爲。最應負責的，是在這方面同一切工業發明和革新方面一樣，希望比實行來得快，發明家的思想，不一定有切實的基礎。建

築在過急，未經審查的假設上的辦法，容易引出重大的失望，反之，我們也應有一點能知未來的天才與胆量，及時認出並利用那有希望的革新，免落人後。所以有許多人，對於全部軍隊將來都採用汽車一事，發生錯誤觀念，輕視那尚存在，或許還要永久存在的困難。他們每每忽視：在運輸大批隊伍時，不獨與道路網的擴張，而且與其好壞有如何重要關係，在「搬運要具」密集的大道上，是如何被飛機射擊，不能離開大路，我們不能準備充分的本品（Benzin），而且輸送時，也有很大的困難。從國內徵發需用的汽車——因為軍隊自己不能準備那多汽車，供大批運輸之用，——在德國也要遇着困難。汽車路的繼續擴張——隨着就要修路造橋——能夠排除許多現今尚有的阻礙，但將來如何，殊不能斷言。每個軍隊，尤其是受經費壓迫的像德國的軍隊，應該好好注意汽車採用的進步，並且要小心謹慎地能把他的結果用到軍事方面。

照上述訓練各種兵士所根據的各原則看來，工作的大部分，都應該在軍營和教室裏舉行。但兵士原有的演習地點仍在野外。身體的訓練與運動，已經要在戶外舉行；武器的運用與地形有關，而且只有在地形中才能學得。這種要求要遇着許多障礙。在軍營附近，大都因為從前有別

種的用處而產生的演習場，不夠做必需的地形訓練之用，或只能滿足初步學習時間之用。自由利用的地形，在軍營附近是很少有的；多次利用同一場所，令人愚鈍，不能收授課的效力。有些軍營的情形要好些，到處都可以施行許多訓練，如行軍勤務，學看敵人及野外騎馬。舊軍有充分的部隊演習場所，供國防軍之用。部隊地形訓練的重點便在此處；因顧忌禾麥而生的限制沒有了，練習場所緊宿在營門口，可以節省時間；地方很大，可以隨意變化，如果一個地方為隊伍練習之後，下次再指個別的地方給他。在軍營中要受限制方能實行的，各種兵類的共同動作，也在這塊實習。這些操場，對於好多教練，如步兵和砲兵的實彈射擊，是絕不可缺少的。雖然如此，國防軍並不把這些操場，當做可為作戰訓練的頂好地方。按照以前的經驗和傳統精神，這種訓練，應該在曠野演習場中，才找得着。隊伍秋季大演習，常是有一種短處，即費用過大。自從改用廣遠散開戰鬥法以來，幾乎沒有田禾損失——這種損失，只是由於密集的步兵縱隊和砲兵攻擊而發生的。

——費用比以前減少多了。我們曾經聽到說，在短期服役時間內，每年誠然需要舉行「機動演習」，以便每個兵士，在他服役時間內至少享受兩次這種訓練，至於長期服役的兵士，每數年在

野外演習一次便够了。如果採納這種建議，只能使國防軍受損失。在未曾準備，使隊伍吃驚的地形中的教導價值，非常之大，不能賠償。爲要產生一種與實戰狀況相似的情景，每年劃出幾天工夫做這種練習，是絕對必要的事。平時習慣了刻板的地形，不知變化，對於兵士有極大危險。這塊所謂實戰，不是模倣作戰的意思，是準備作戰的意思。只有在這塊，才能試認識實際所有的困難和阻礙的一部分。大部隊的機動演習，不是完全可缺少的；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使各種隊伍在某種時候——雖然只是很短的時候——合作，各級司令官，都不能缺少這種演習；因爲只有在這種演習時，才能實際試驗那由決定而實行的途途的長短。愈是高級指揮官，這種關於理論教育的實驗，於他愈爲需要。師長在職的時候，如果不能多次的話，至少應有一次帶着他的本部，指揮屬於他的戰鬥單位，實際演習。爲了保持隊伍的朝氣，必須盡量給他們創造新的印象，在新環境中給以新任務，並且給他們一個機會，使他們把好幾個月工作所得的能力，在近似實戰的狀況中，加以實際的試驗。從普通——我們可以說從政治——立場上看，機動演習有使國防軍與人民感覺接近之價值。民衆觀看這種毫不燦爛，不能窺得全景的戰鬥寫真，就足以證明他們對

於軍事思想感到興趣。廣泛的民衆，可以藉這個機會，明瞭人們對於國防軍訓練所有的要求，並且深信國防軍如何適應那種要求，但同時又看到他們應該戰勝如何的困難，是在如何限制之下生活着。

國防軍的宿營，是一個表面看來似乎容易解決，其實難於解決的問題。關於衛戍問題，在別種關係上已經討論過了。解決時有許多事應該注意，如已有的兵營，便是其中之一。有人說，在曾經住過約八十萬人的軍隊的地方，應該容易爲十萬人找到處所，實際並不完全如是。我們從前在東西兩方最大的衛戍城市與其宿營設備，因爲疆土的割讓都化爲烏有了。萊茵河流域又不得有軍事設施。國家警察毫不客氣地要地方住紮，還有別種衙門，各方面的人都蜂擁而來，搶這所謂無主的贓物。等到國防軍取得形式，要求住所的時候，地方差不多都被佔去了。爲了逐漸替國防軍恢復應有的權利，費了許多的辛苦和奮鬥。選擇宿營時，還有其他較大的障礙，不能常使同樣隊伍，居住舊日的兵營，如果可能時，人數也與從前不同。因爲在軍事方面，一切均十分節省精確。所以從前的宿營，都是按照預算的人馬數量定造的，不得有多一個人或一匹馬的地位。如

果新軍比舊軍的人多，就無往處，如果比舊軍少，則剩餘的房屋又有被奪去的危險。有一件事，在國防軍成立時，是那不大含善意的行政機關不能明白，也不要明白：新軍的要求應該比舊軍多些。除開許多現有缺點之外，戰前的兵營，大致——尤其在健康方面——都合乎正當的要求，在舒適可住的方面，自然未大注意。這在軍士只住兩年兵營的時光，是可以的，而且住宅的光亮，簡潔與斯巴達式的單純，更含有教育價值。但是對於一個要服役十二年的軍隊，這就不夠了。在摒去任何奢侈範圍以外，最要緊的對於住所的標準，不得不較高。這就可以明白談不上宿營房間過多的話了。因為經濟關係，只能在很有限的範圍內，從事大規模的改革與新造；但在現有款項容許範圍之內，就應繼續努力，找一個使隊伍大致滿意的宿營。爲要達到這個目的，無疑地還要多加努力，我們最后的目的，是要爲長期服役的兵士，在他日間嚴格工作之后，佈置一個使他在內能夠感覺舒適的住所。所以除臥室與起居室之外，還應有戰友集會所，閱報室與遊戲室。代替從前窄狹黑暗的酒保，有了佈置適意的兵士俱樂部。從前，兵士是把飯菜拿到房間裏，在床櫃和皮靴堆上吃，現在却有光線充足的餐室與鋪着乾淨白布的棹子供用。這一切都只是實行絕

對正當的要求，把兵營變做能令兵士於服役鐘點之外願意淹流的場所，尤其不要引誘年青兵士到外面去找他的休息，是隊伍的利益，也是各個兵士的利益。由上面所說的話看來，訓練必須多數的課堂。根據這一切，舊的格式規矩不適用了，新隊伍爲了他的生活，要多有些地方。兵營內部的裝置，大都應該讓隊伍自己去辦。因爲經費太少，隊伍辦這項事，會以巨大的努力，不惜自己犧牲，有了各種各樣，且有一部分令人驚訝的結果。這於舊日的兵營規則有許多衝突的地方，但是並無妨礙，因爲要多給點各個趣味的自由，消滅「兵營式的」單調。全德國兵營中所有的櫃，都要一律難看的深黃色，並非絕對必須的事。

還有爲結婚軍官找住宅的困難，也應該特別說一說。這是自始就不能圓滿解決的問題。我們從市政府方面，因爲普遍的住宅困難，不能得到他們對於國防軍特殊情形的歡迎與了解。軍官不是自願遷來的，是奉命遷來的，如果沒有空屋，就令特別幫忙，也沒有幾大的益處。因爲用強迫方法管理房屋，使人不願建造新的房屋。陸軍經理部要用他有限制的款項找辦法，於是發生了軍官互相交換住宅的困難事件。雖然如此，一個軍官仍有好幾年，爲了等候一個住宅，須同他

的家屬離開。每每到了要移調時，才得到一個下處。在國防軍初成立時，又不能把服役利益放在這種情形顧慮之後。形勢隨着大局的發展而輕鬆，但當時國防軍軍官所受的個人犧牲，他們仍未忘記。

如果關於舍營，除注意勤務舒適和教育外，還應該注意軍隊的健康，那麼必須在軍事觀點之下，重新建設公共衛生事務所。病院問題不是這樣容易解決的；院址起初都在行政官的手中，逐漸才收回來。它們大半都在沒人管理狀況之中。病院的數目大受限制，因為在各地地方住紮的軍隊數目甚少，不能到處都建衛戍病院。衛生部員的數目有一定，非集中不可。關於醫生資格，舊軍衛生部軍官團中，有充分的人物可以供用。任務是應該在人才和物質兩方面，儘量迅速地改組完畢；因為軍隊健康狀況的保護，既不容延遲，也不容中斷。這問題要犧牲才能解決，而且同時要保證已着手的建設事業平安進行。我們原有的軍醫學校，已經取消了，但是大學教授團的熱心，衛生部軍官團同醫學各界的密切聯絡，都足以保證軍隊中的醫務與疾病調養，不致於落後。國防軍設有陸軍經理部，其人數甚少，但尙敷用。一個有規則的管理法——大都含有舊日

遺傳下的，證明爲好的各原則——可以從戰後大紛亂中逐漸進展。這件事成功之後，經理部就迅速適應新的形勢，並且主張新軍隊的利益——大半有效——即在普遍財政情形迫得非從新限制支出不可時亦然。如果不能到處照着理想的節儉去辦，如果軍隊所有的款項，不能總是經濟地正當運用，那並不是經理部之過，是由於那種強迫我們作的組織有缺點。如果到了可以改良的時候，我們也要爲經理部籌劃一個經濟的辦法。

在兵士服役時期終了之後，爲他們謀生的辦法，是職業兵重要特徵之一。在這裏不應該隨便談談就算了，應該有個一定的法規。籌劃兵士將來的生計，不但爲了誘人入伍，就是爲保持滿意的安定的氣象，也是必要的。國家應該懂得把他最重要的僕人的利益，緊緊放在心上，並且要明白，這種連絡，也是國家自身的利益。生計問題的規定，對於職業兵的「質」有絕大意義，這些規定，不能按照時勢而更變。所以在目前勞動市場的狀況下，或許勿需特別誘人入伍，因爲有十二年固定位置和事務的希望，已經有充分的效力了；但在他方，而於十二年退伍之後，想在普通職業界中找個位置，因爲同樣的情形，却很難了。如果有了大變化，多需用工人時，入國防軍的人

就要少，退職的人就要多了。反之，國防軍一面要有常能吸收最優秀的分子，做候補兵士的保障，一面要無論如何，盡力爲兵士將來的生活找個保障。關於生活問題，我們在討論軍官團狀況與教育訓練時已經指出來了，並且看到，國防軍在他能力範圍以內，無不盡量照顧退職的兵士。現在所有的法律規定，都是根據這塊所說的意思；將來是否還要增加改善，要繼續考查後再定。

國防軍不能靠別種機關和私人方面的一種高情厚誼。或許移墾運動與鍛鍊青年身體事務，可以供給兵士將來謀生的機會。重要的，是國家自身和輿論界應該明白，新軍制在這種關係上，與舊軍制的要求不同，但是國防軍所含有，並須不斷促進的國民教育價值，爲將來定有極大的影響。

六 結論

每個人類團體的成就，都基於「能力」、「意志」和「感情」三種要素。關於第一二項，以及用訓練、教育和確定目標去促進他們的方法，我們已經說過了。最後我們要討論國防軍的感情問題。我們所謂內心團結的感覺，不只是任務問題，却是人與人相親相愛的問題。如果一個軍隊沒有這種精誠團結的感情，便沒有價值了。國防軍在培養這種思想方面，係遵照最美的兵士傳統精神。如果在戰鬥壓迫印象下，訓練、習慣、紀律，甚至意志都失了效力，有一項必須維持着的，即友誼關係。這是不能勉強，也不能教練的。朋友關係的感覺，是每個明理的人都有的；只是要去提醒。以後就自然在周圍附近的團體中發展，再傳給別的團體。戰友關係是由這種感覺發生的。個人應該服從全體，幫助他人，因而護得他人來幫助的權利與確切希望。平常，軍隊按任務、活動範圍、階級和命令，有嚴格的劃分，在戰友關係中，是不認識這些區別的。他用完全同樣的方法，把

這個軍人同那個軍人聯合起來，他以同等的強度，向各方面奔流，從下到上，從上到下。他毫不注重表面，不要公開的證明。他隱藏在與同輩人交際的親密形式之下，以及對長官服役態度中，完全一樣。如果長官陽爲『謙恭下士』，或部伍弄得『不分上下』——尊重自然的階級區別，但是可忍受，而且亦爲應該，——那就失掉友誼的價值了。友誼的基礎，深藏在人心，他藏在同輩間的，長官和部下間的堅固的互信中。國防軍在這種精神方面，是全體人民精誠團結的開路先鋒。

一九三三，九，三〇，譯完於吳淞。

奉月六年四十二於書本
部 監 總 練 訓
版出予准批號八八一第字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再版

☆ 德國元帥 封塞克脫著 國防軍一冊

(38730.2)

Die Reichswehr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ans von Seeckt

譯述者 魏以新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G二六三〇

宣

(本書校對者袁秉美)

✓

579
471034



C
6.9